

列子（冲虚至德真经）

卷第一天瑞篇

子列子居郑圃，四十年人无识者。国君卿大夫视之，犹众庶也。国不足，将嫁于卫。弟子曰：「先生往无反期，弟子敢有所谒；先生将何以教？先生不闻壶丘子林之言乎？」子列子笑曰：「壶子何言哉？虽然，夫子尝语伯昏瞀人。吾侧闻之，试以告女。其言曰：有生不生，有化不化。不生者能生生，不化者能化化。生者不能不生，化者不能不化。故常生常化。常生常化者，无时不生，无时不化。阴阳尔，四时尔，不生者疑独，不化者往复。往复，其际不可终；疑独，其道不可穷。」

《黄帝书》曰：『谷神不死，是谓玄牝。玄牝之门，是谓天地之根。绵绵若存，用之不勤。』故生物者不生，化物者不化。自生自化，自形自色，自智自力，自消自息。谓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，非也。

子列子曰：「昔者圣人因阴阳以统天地。夫有形者生于无形，则天地安从生？故曰：有太易，有太初，有太始，有太素。太易者，未见气也；太初者，气之始也；太始者，形之始也；太素者，质之始也。气形质具而未相离，故曰浑沦。浑沦者，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。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循之不得，故曰易也。易无形埒，易变而为一，一变而为七，七变而为九。九变者，究也；乃复变而为一。一者，形变之始也。清轻者上为天，浊重者下为地，冲和气者为人；故天地含精，万物化生。」

子列子曰：「天地无全功，圣人无全能，万物无全用。故天职生覆，地职形载，圣职教化，物职所宜。然则天有所短，地有所长，圣有所否，物有所通。何则？生覆者不能形载，形载者不能教化，教化者不能违所宜，宜定者不出所位。故天地之道，非阴则阳；圣人之教，非仁则义；万物之宜，非柔则刚：此皆随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。故有生者，有生生者；有形者，有形形者；有声者，有声声者；有色者，有色色者；有味者，有味味者。生之所生者死矣，而生生者皆未尝终；形之所形者实矣，而形形者未尝有；声之所声者闻矣，而声声者未尝发；色之所色者彰矣，而色色者未尝显；味之所味者尝矣，而味味者未尝呈：皆无为之职也。能阴能阳，能柔能刚，能短能长，能员能方，能生能死，能暑能凉，能浮能沈，能宫能商，能出能没，能玄能黄，能甘能苦，能膾能香。无知也，无能也，而无不知也，而无不能也。」

子列子适卫，食于道，从者见百岁髑髅，撻蓬而指，顾谓弟子百丰曰：「唯予与彼知而未尝生未尝死也。此过养乎？此过欢乎？」种有几：得水为蕒，得水土之际，则为蛙蟾之衣。生于陵屯，则为陵舄。陵舄得郁栖，则为乌足。乌足之根为蛴螬，其叶为胡蝶。胡蝶胥也，化而为虫，生灶下，其状若脱

，其名曰鵽掇。鵽掇千日，化而为鸟，其名曰干余骨。干余骨之沫为斯弥。斯弥为食醯颐辂。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輶，食醯黄輶生乎九猷。九猷生乎瞽芮，瞽芮生乎腐蠃。羊肝化为地皋，马血之为转邻也，人血之为野火也。鹑之为鹑，鹑之为布谷，布谷久复为鹑也，燕之为蛤也，田鼠之为鶡也，朽瓜之为鱼也，老韭之为菟也，老嫗之为猿也，鱼卵之为虫。亶爱之兽自孕而生曰类。河泽之鸟视而生曰鵽。纯雌其名大腰，纯雄其名稚蜂。思士不妻而感，思女不夫而孕。后稷生乎巨迹，伊尹生乎空桑。厥昭生乎湿。醯鸡生乎酒。羊奚比乎不筭。久竹生青宁，青宁生程，程生马，马生人。人久入于机。万物皆出于机，皆入于机。」

《黄帝书》曰：「形动不生形而生影，声动不生声而生响，无动不生无而生有。」形，必终者也；天地终乎？与我偕终。终进乎？不知也。道终乎本无始，进乎本不久。有生则复于不生，有形则复于无形。不生者，非本不生者也；无形者，非本无形者也。生者，理之必终者也。终者不得不终，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。而欲恒其生，画其终，惑于数也。精神者，天之分；骨骸者，地之分。属天清而散，属地浊而聚。精神离形，各归其真；故谓之鬼。鬼，归也，归其真宅。黄帝曰：『精神入其门，骨骸反其根，我尚何存？』

人自生至终，大化有四：婴孩也，少壮也，老耄也，死亡也。其在婴孩，气专志一，和之至也；物不伤焉，德莫加焉。其在少壮，则血气飘溢，欲虑充起；物所攻焉，德故衰焉。其在老耄，则欲虑柔焉；体将休焉，物莫先焉。虽未及婴孩之全，方于少壮，间矣。其在死亡也，则之于息焉，反其极矣。

孔子游于太山，见荣启期行乎郕之野，鹿裘带索，鼓琴而歌。孔子问曰：「先生所以乐，何也？」对曰：「吾乐甚多：天生万物，唯人为贵。而吾得为人，是一乐也。男女之别，男尊女卑，故以男为贵；吾既得为男矣，是二乐也。人生有不见日月、不免襁褓者，吾既已行年九十矣，是三乐也。贫者士之常也，死者人之终也，处常得终，当何忧哉？」孔子曰：「善乎！能自宽者也。」

林类年且百岁，底春被裘，拾遗穗于故畦，并歌并进。孔子适卫，望之于野。顾谓弟子曰：「彼叟可与言者，试往讯之！」子贡请行。逆之垄端，面之而叹曰：「先生曾不悔乎，而行歌拾穗？」林类行不留，歌不辍。子贡叩之不已，乃仰而应曰：「吾何悔邪？」子贡曰：「先生少不勤行，长不竞食，老无妻子，死期将至：亦有何乐而拾穗行歌乎？」林类笑曰：「吾之所以为乐，人皆有之，而反以为忧。少不勤行，长不竞时，故能寿若此。老无妻子，死期将至，故能乐若此。子贡曰：「寿者人之情，死者人之恶。子以死为乐，何也？」林类曰：「死之与生，一往一反。故死于是者，安知不生于彼？故吾知其

不相若矣。吾又安知营营而求生非惑乎？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？」子贡闻之，不喻其意，还以告夫子。夫子曰：「吾知其可与言，果然；然彼得之而不尽者也。」

子贡倦于学，告仲尼曰：「愿有所息。」仲尼曰：「生无所息。」子贡曰：「然则赐息无所乎？」仲尼曰：「有焉耳。望其圻，睪如也，宰如也，坟如也，鬲如也，则知所息矣。」子贡曰：「大哉死乎！君子息焉，小人伏焉。」仲尼曰：「赐！汝知之矣。人胥知生之乐，未知生之苦；知老之惫，未知老之佚；知死之恶，未知死之息也。晏子曰：『善哉，古之有死也！仁者息焉，不仁者伏焉。』死也者，德之徽也。古者谓死人为归人。夫言死人为归人，则生人为行人矣。行而不知归，失家者也。一人失家，一世非之；天下失家，莫知非焉。有人去乡土、离六亲、废家业、游于四方而不归者，何人哉？世必谓之狂荡之人矣。又有人锺贤世，矜巧能、修名誉、夸张于世而不知己者，亦何人哉？世必以为智谋之士。此二者，胥失者也。而世与一不与一，唯圣人知所与，知所去。」

或谓子列子曰：「子奚贵虚？」列子曰：「虚者无贵也。」子列子曰：「非其名也，莫如静，莫如虚。静也虚也，得其居矣；取也与也，失其所矣。事之破毁而后有舞仁义者，弗能复也。」

粥熊曰：「运转亡已，天地密移，畴觉之哉？故物损于彼者盈于此。成于此者亏于彼。损盈成亏，随世随死。往来相接，间不可省，畴觉之哉？凡一气不顿进，一形不顿亏；亦不觉其成，亦不觉其亏。亦如人自世至老，貌色智态，亡日不异；皮肤爪发，随世随落，非婴孩时有停而不易也。间不可觉，俟至后知。」

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，身亡所寄，废寝食者；又有忧彼之所忧者，因往晓之，曰：「天，积气耳，亡处亡气。若屈伸呼吸，终日在天中行止，奈何忧崩坠乎？」其人曰：「天果积气，日月星宿，不当坠耶？」晓之者曰：「日月星宿，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；只使坠，亦不能有所中伤。」其人曰：「奈地坏何？」晓者曰：「地积块耳，充塞四虚，亡处亡块。若躇步跼蹐，终日在地上行止，奈何忧其坏？」其人舍然大喜，晓之者亦舍然大喜。长庐子闻而笑之曰：「虹蜺也，云雾也，风雨也，四时也，此积气之成乎天者也。山岳也，河海也，金石也，火木也，此积形之成乎地者也。知积气也，知积块也，奚谓不坏？夫天地，空中之一细物，有中之最巨者。难终难穷，此固然矣；难测难识，此固然矣。忧其坏者，诚为太远；言其不坏者，亦为未是。天地不得不坏，则会归于坏。遇其坏时，奚为不忧哉？子列子闻而笑曰：「言天地坏者亦谬，言天地不坏者亦谬。坏与不坏，吾所不能知也。虽然，彼一也，此一也。故

生不知死，死不知生；来不知去，去不知来。坏与不坏，吾何容心哉？」

舜问乎烝曰：「道可得而有乎？」曰：「汝身非汝有也，汝何得有夫道？」舜曰：「吾身非吾有，孰有之哉？」曰：「是天地之委形也。生非汝有。是天地之委和也。性命非汝有，是天地之委顺也。孙子非汝有，是天地之委蜕也。故行不知所往，处不知所持，食不知所以。天地强阳，气也；又胡可得而有邪？」

齐之国氏大富，宋之向氏大贫；自宋之齐，请其术。国氏告之曰：「吾善为盗。始吾为盗也。一年而给，二年而足，三年大穰。自此以往，施及州闾。」向氏大喜。喻其为盗之言，而不喻其为盗之道，遂踰垣凿室，手目所及，亡不探也。未及时，以赃获罪，没其先居之财。向氏以国氏之谬己也，往而怨之。国氏曰：「若为盗若何？」向氏言其状。国氏曰：「嘻！若失为盗之道至此乎？今将告若矣。吾闻天有时，地有利。吾盗天地之时利，云雨之滂润，山泽之产育，以生吾禾，殖吾稼，筑吾垣，建吾舍。陆盗禽兽，水盗鱼鳖，亡非盗也。夫禾稼、土木、禽兽、鱼鳖，皆天之所生，岂吾之所有？然吾盗天而亡殃。夫金玉珍宝，谷帛财货，人之所聚，岂天之所与？若盗之而获罪，孰怨哉？」向氏大惑，以为国氏之重罔己也，过东郭先生问焉。东郭先生曰：「若一身庸非盗乎？盗阴阳之和以成若生，载若形；况外物而非盗哉？诚然，天地万物不相离也；仞而有之，皆惑也。国氏之盗，公道也，故亡殃；若之盗，私心也，故得罪。有公私者，亦盗也；亡公私者，亦盗也。公公私私，天地之德。知天地之德者，孰为盗耶？孰为不盗耶？」

卷第二黄帝篇

黄帝即位十有五年，喜天下戴己，养正命，娱耳目，供鼻口，焦然肌色𧈧霉，昏然五情爽惑。又十有五年，忧天下之不治，竭聪明，进智力，营百姓，焦然肌色𧈧霉，昏然五情爽惑。黄帝乃喟然赞曰：「朕之过淫矣。养一己其患如此，治万物其患如此。」于是放万机，舍宫寝，去直侍，彻钟悬，减厨膳，退而闲居大庭之馆，斋心服形，三月不亲政事。昼寝而梦，游于华胥氏之国。华胥氏之国在弇州之西，台州之北，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；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，神游而已。其国无师长，自然而已。其民无嗜欲，自然而已。不知乐生，不知恶死，故无夭殇；不知亲己，不知疏物，故无爱憎；不知背逆，不知向顺，故无利害；都无所爱惜，都无所畏忌。入水不溺，入火不热。斫挞无伤痛，指撝无痠痒。乘空如履实，寝虚若处床。云雾不碍其视，雷霆不乱其听，美恶不滑其心，山谷不蹶其步，神行而已。黄帝既寤，怡然自得，召天老、力牧、太山稽，告之，曰：「朕闲居三月，斋心服形，思有以养身治物之道，弗获

其术。疲而睡，所梦若此。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。朕知之矣！朕得之矣！而不能以告若矣。」又二十有八年，天下大治，几若华胥氏之国，而帝登假。百姓号之，二百余年不辍。

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，山上有神人焉，吸风饮露，不食五谷；心如渊泉，形如处女；不佞不爱，仙圣为之臣；不畏不怒，愿恣为之使；不施不惠，而物自足；不聚不敛，而已无愆。阴阳常调，日月常明，四时常若，风雨常均，字育常时，年谷常丰；而土无札伤，人无夭恶，物无疵厉，鬼无灵响焉。

列子师老商氏，友伯高子；进二子之道，乘风而归。尹生闻之，从列子居，数月不省舍。因间请靳其术者，十反而十不告。尹生怗而请辞，列子又不命。尹生退。数月，意不已，又往从之。列子曰：「汝何去来之频？」尹生曰：「曩章戴有请于子，子不我告，固有憾于子。今复脱然，是以又来。」列子曰：「曩吾以汝为达，今汝之鄙至此乎？姬！将告汝所学于夫子者矣。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，三年之后，心不敢念是非，口不敢言利害，始得夫子一眄而已。五年之后，心庚念是非，口庚言利害，夫子始一解颜而笑。七年之后，从心之所念，庚无是非；从口之所言，庚无利害，夫子始一引吾并席而坐。九年之后，横心之所念，横口之所言，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，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；亦不知夫子之为我师，若人之为我友：内外进矣。而后眼如耳，耳如鼻，鼻如口，无不同也。心凝形释，骨肉都融；不觉形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随风东西，犹木叶干壳。竟不知风乘我邪？我乘风乎？今女居先生之门，曾未浹时，而怗憾者再三。女之片体将气所不受，汝之一节将地所不载。履虚乘风，其可几乎？」尹生甚忤，屏息良久，不敢复言。

列子问关尹曰：「至人潜行不空，蹈火不热，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。请问何以至于此？」关尹曰：「是纯气之守也，非智巧果敢之列。姬！鱼语女。凡有貌像声色者，皆物也。物与物何以相远也？夫奚足以至乎先？是色而已。则物之造乎不形，而止乎无所化。夫得是而穷之者，焉得而正焉？彼将处乎不深之度，而藏乎无端之纪，游乎万物之所终始。壹其性，养其气，含其德，以通乎物之所造。夫若是者，其天守全，其神无郤，物奚自入焉？夫醉者之坠于车也，虽疾不死。骨节与人同，而犯害与人异，其神全也。乘亦弗知也，坠亦弗知也。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，是故遯物而不慑。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，而况得全于天乎？圣人藏于天，故物莫之能伤也。」

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，引之盈贯，措杯水其肘上，发之，镞矢复沓，方矢复寓。当是时也，犹象人也。伯昏无人曰：「是射之射，非不射之射也。当与汝登高山，履危石，临百仞之渊，若能射乎？」于是无人遂登高山，履危石，临百仞之渊，背逡巡，足二分垂在外，揖御寇而进之。御寇伏地，汗流至踵

。伯昏无人曰：「夫至人者，上窥青天，下潜黄泉，挥斥八极，神气不变。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，尔于中也殆矣夫！」

范氏有子曰子华，善养私名，举国服之；有宠于晋君，不仕而居三卿之右。目所偏视，晋国爵之；口所偏肥，晋国黜之。游其庭者侔于朝。子华使其侠客以智鄙相攻，强弱相凌。虽伤破于前，不用介意。终日夜以此为戏乐，国殆成俗。禾生、子伯，范氏之上客，出行，经垆外，宿于田更商丘开之舍。中夜，禾生、子伯二人相与言子华之名势，能使存者亡，亡者存；富者贫，贫者富。商丘开先寤于饥寒，潜于牖北听之。因假粮荷畚之子华之门。子华之门徒皆世族也，缟衣乘轩，缓步阔视。顾见商丘开年老力弱，面目黎黑，衣冠不检，莫不睥之。既而狎侮欺诒，挡(手必)挨抚，亡所不为。商丘开常无愠容，而诸客之技单，急于戏笑。遂与商丘开俱乘高台，于众中漫言曰：「有能自投下者赏百金。」众皆竞应。商丘开以为信然，遂先投下，形若飞鸟，扬于地，肌骨无毁。范氏之党以为偶然，未诘怪也。因复指河曲之淫隈曰：「彼中有宝珠，泳可得也。」商丘开复从而泳之。既出，果得珠焉。众昉同疑。子华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。俄而范氏之藏大火。子华曰：「若能入火取锦者，从所得多少赏若。」商丘开往无难色，入火往还，埃不漫，身不焦。范氏之党以为有道，乃共谢之曰：「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诞子，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。子其愚我也，子其聋我也，子其盲我也。敢问其道。」商丘开曰：「吾亡道。虽吾之心，亦不知所以。虽然，有一于此，试与子言之。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，闻誉范氏之势，能使存者亡，亡者存；富者贫，贫者富。吾诚之无二心，故不远而来。及来，以子党之言皆实也，唯恐诚之之不至，行之之不及，不知形体之所措，利害之所存也。心一而已。物亡迁者，如斯而已。今昉知子党之诞我，我内藏猜虑，外矜观听，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，怛然内热，惕然震悸矣。水火岂复可近哉？」自此之后，范氏门徒路遇乞儿马医，弗敢辱也，必下车而揖之。宰我闻之，以告仲尼。仲尼曰：「汝弗知乎？夫至信之人，可以感物也。动天地，感鬼神，横六合，而无逆者，岂但履危险，入水火而已哉？商丘开信伪物犹不逆，况彼我皆诚哉？小子识之！」

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鸯者，能养野禽兽，委食于园庭之内，虽虎狼鸚鵡之类，无不柔驯者。雄雌在前，孳尾成群，异类杂居，不相搏噬也。王虑其术终于其身，令毛丘园传之。梁鸯曰：「鸯，贱役也，何术以告尔？惧王之谓隐于尔也，且一言我养虎之法。凡顺之则喜，逆之则怒，此有血气者之性也。然喜怒岂妄发哉？皆逆之所犯也。夫食虎者，不敢以生物与之，为其杀之之怒也；不敢以全物与之，为其碎之之怒也。时其饥饱，达其怒心。虎之与人异类

，而媚养己者，顺也；故其杀之，逆也。然则吾岂敢逆之使怒哉？亦不顺之使喜也。夫喜之复也必怒，怒之复也常喜，皆不中也。今吾心无逆顺者也，则鸟兽之视吾，犹其侪也。故游吾园者，不思高林旷泽；寝吾庭者，不愿深山幽谷，理使然也。」

颜回问乎仲尼曰：「吾尝济乎觴深之渊矣，津人操舟若神。吾问焉，曰：『操舟可学邪？』曰：『可；能游者可教也，善游者数能。乃若夫没人，则未尝见舟而谩操之者也。』吾问焉，而不告。敢问何谓也？」仲尼曰：「噫！吾与若玩其文也久矣，而未达其实，而固且道与？能游者可教也，轻水也；善游者之数能也，忘水也。乃若夫没人之未尝见舟也而谩操之也，彼视渊若陵，视舟之覆犹其车却也。覆却万物方陈乎前而不得入其舍。恶往而不暇？以瓦抠者巧，以钩抠者惮，以黄金抠者昏。巧一也，而有所矜，则重外也。凡重外者拙内。」

孔子观于吕梁，悬水三十仞，流沫三十里，鼃鼃鱼鳖之所不能游也，见一丈夫游之。以为有苦而欲死者也，使弟子并流而承之。数百步而出，被发行歌，而游于棠行。孔子从而问之，曰：「吕梁悬水三十仞，流沫三十里，鼃鼃鱼鳖所不能游，向吾见子道之。以为有苦而欲死者，使弟子并流将承子。子出而被发行歌，吾以子为鬼也。察子，则人也。请问蹈水有道乎？」曰：「亡，吾无道。吾始乎故，长乎性，成乎命，与赍俱入，与汨偕出。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，此吾所以道之也。」孔子曰：「何谓始乎故，长乎性，成乎命也？」曰：「吾生于陵而安于陵，故也；长于水而安于水，性也；不知吾所以然而然，命也。」

仲尼适楚，出于林中，见痾偻者承蜩，犹掇之也。仲尼曰：「子巧乎！有道邪？」曰：「我有道也。五六月，累砀二而不坠，则失者锱铢；累三而不坠，则失者十一；累五而不坠，犹掇之也。吾处也，若橛株驹；吾执臂若槁木之枝。虽天地之大、万物之多，而唯蜩翼之知。吾不反不侧，不以万物易蜩之翼，何为而不得？」孔子顾谓弟子曰：「用志不分，乃疑于神。其痾偻丈人之谓乎！」丈人曰：「汝逢衣徒也。亦何知问是乎？修汝所以，而后载言其上。」

海上之人有好沔鸟者，每旦之海上，从沔鸟游，沔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。其父曰，「吾闻沔鸟皆从汝游，汝取来，吾玩之。」明日之海上，沔鸟舞而不下也。故曰，至言去言，至为无为。齐智之所知，则浅矣。

赵襄子率徒十万狩于中山，藉芳燔林，扇赫百里。有一人从石壁中出，随烟烬上下。众谓鬼物。火过，徐行而出，若无所经涉者。襄子怪而留之。徐而察之：形色七窍，人也；气息音声，人也。问：「奚道而处石？奚道而入火？」其人曰：「奚物而谓石？奚物而谓火？」襄子曰：「而向之所出者，石也

；而向之所涉者，火也。」其人曰：「不知也。」魏文侯闻之，问子夏曰：「彼何人哉？」子夏曰：「以商所闻夫子之言，和者大不同于物，物无得伤阂者，游金石，蹈水火，皆可也。」文侯曰：「吾子奚不为之？」子夏曰：「刳心去智，商未之能。虽然，试语之有暇矣。」文侯曰：「夫子奚不为之？」子夏曰：「夫子能之而能不为者也。」文侯大说。

有神巫自齐来处于郑，命曰季咸，知人死生、存亡、祸福、寿夭，期以岁、月、旬、日，如神。郑人见之，皆避而走。列子见之而心醉，而归以告壶丘子，曰：「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，则又有至焉者矣。」壶子曰：「吾与汝无其文，未既其实，而固得道与？众雌而无雄，而又奚卵焉？而以道与世抗，必信矣。夫故使人得而相汝。尝试与来，以予示之。」明日，列子与之见壶子。出而谓列子曰：「嘻！子之先生死矣，弗活矣，不可以旬数矣。吾见怪焉，见湿灰焉。」列子入，涕泣沾衿，以告壶子。壶子曰：「向吾示之以地文，罪乎不谥不止，是殆见吾杜德几也。尝又与来！」明日，又与之见壶子。出而谓列子曰：「幸矣，子之先生遇我也，有瘳矣。灰然有生矣，吾见杜权矣。」列子入告壶子。壶子曰：「向吾示之以天壤，名实不入，而机发于踵，此为杜权。是殆见吾善者几也。尝又与来！」明日，又与之见壶子。出而谓列子曰：「子之先生坐不斋，吾无得而相焉。试斋，将且复相之。」列子入告壶子。壶子曰：「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，是殆见吾衡气几也。鲋旋之潘为渊，止水之潘为渊，流水之潘为渊，滥水之潘为渊，沃水之潘为渊，洳水之潘为渊，雍水之潘为渊，汙水之潘为渊，肥水之潘为渊，是为九渊焉。尝又与来！」明日，又与之见壶子。立未定，自失而走。壶子曰：「追之！」列子追之而不及，反以报壶子，曰：「已灭矣，已失矣，吾不及也。」壶子曰：「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。吾与之虚而猗移，不知其谁何，因以为茅靡，因以为波流，故逃也。」然后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，三年不出，为其妻爨，食豨如食人，于事无亲，雕琢复朴，块然独以其形立；纷然而封戎，壹以是终。

子列子之齐，中道而反，遇伯昏瞀人。伯昏瞀人曰：「奚方而反？」曰：「吾惊焉。」「恶乎惊？」「吾食于十浆，而五浆先馈。」伯昏瞀人曰：「若是，则汝何为惊己？」曰：「夫内诚不解，形谍成光，以外镇人心，使人轻乎贵老，而冀其所患。夫浆人特为食羹之货，多余之赢；其为利也薄，其为权也轻，而犹若是。而况万乘之主，身劳于国，而智尽于事；彼将任我以事，而效我以功，吾是以惊。」伯昏瞀人曰：「善哉观乎！汝处己，人将保汝矣。」无几何而往，则户外之屦满矣。伯昏瞀人北面而立，敦杖蹙之乎颐。立有闲，不言而出。宾者以告列子。列子提履徒跣而走，暨乎门，问曰：「先生既来，曾不废药乎？」曰：「已矣。吾固告汝曰，人将保汝，果保汝矣。非汝能使

人保汝，而汝不能使人无汝保也。而焉用之感也？感豫出异。且必有感也，摇而本身，又无谓也。与汝游者，莫汝告也。彼所小言，尽人毒也。莫觉莫悟，何相孰也。」

杨朱南之沛，老聃西游于秦，邀于郊。至梁而遇老子。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：「始以汝为可教，今不可教也。」杨朱不答。至舍，进涪漱巾栉，脱履户外，膝行而前，曰：「向者夫子仰天而叹曰：『始以汝为可教，今不可教。』弟子欲请夫子辞，行不间，是以不敢。今夫子间矣，请问其过。」老子曰：「而睢睢而盱盱，而谁与居？大白若辱，盛德若不足。」杨朱蹙然变容曰：「敬闻命矣。」其往也，舍者迎将家，公执席，妻执巾栉；舍者避席，炆者避灶。其反也，舍者与之争席矣。

杨朱过宋，东之于逆旅。逆旅人有妾二人，其一人美，其一人恶；恶者贵而美者贱。杨子问其故。逆旅小子对曰：「其美者自美，吾不知其美也；其恶者自恶，吾不知其恶也。」杨子曰：「弟子记之！行贤而去自贤之行，安往而不爱哉？」

天下有常胜之道，有不常胜之道。常胜之道曰柔，常不胜之道曰强。二者亦知，而人未之知。故上古之言：强，先不己若者；柔，先出于己者。先不己若者，至于若己，则殆矣。先出于己者，亡所殆矣。以此胜一身若徒，以此任天下若徒，谓不胜而自胜，不任而自任也。粥子曰：「欲刚，必以柔守之；欲强，必以弱保之。积于柔必刚，积于弱必强。观其所积，以知祸福之乡。强胜不若己，至于若己者刚；柔胜出于己者，其力不可量。」老聃曰：「兵强则灭，木强则折。柔弱胜之徒，坚强者死之徒。」

状不必童而智童，智不必童而状童。圣人取童智而遗童状，众人近童状而疏童智。状与我童者，近而爱之；状与我异者，疏而畏之。有七尺之骸，手足之异，戴发含齿，倚而趣者，谓之人；而人未必无兽心。虽有兽心，以状而见亲矣。傅翼戴角，分牙布爪，仰飞伏走，谓之禽兽；而禽兽未必无人心。虽有人心，以状而见疏矣。庖牺氏、女娲氏、神农氏、夏后氏，蛇身人面，牛首虎鼻：此有非人之状，而有大圣之德。夏桀、殷纣、鲁桓、楚穆，状貌七窍，皆同于人，而有禽兽之心。而众人守一状以求至智，未可几也。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，帅熊、罴、狼、豹、羆、虎为前驱，鸛、鹄、鹰、鸇为旗帜，此以力使禽兽者也。尧使夔典乐，击石拊石，百兽率舞；箫韶九成，凤皇来仪：此以声致禽兽者也。然则禽兽之心，奚为异人？形音与人异，而不知接之之道焉。圣人无所不知，无所不通，故得引而使之焉。禽兽之智有自然与人童者，其齐欲摄生，亦不假智于人也：牝牡相偶，母子相亲；避平依险，违寒就温；居则有群，行则有列；小者居内，壮者居外；饮则相携，食则鸣群。太古之时

，则与人同处，与人并行。帝王之时，始惊骇散乱矣。逮于末世，隐伏逃窜，以避患害。今东方介氏之国，其国人数数解六畜之语者，盖偏知之所得。太古神圣之人，备知万物情态，悉解异类音声。会而聚之，训而受之，同于人民。故先民会鬼神魑魅，次达八方人民，末聚禽兽虫蛾。言血气之类心智不殊远也。神圣知其如此，故其所教训者，无所遗逸焉。

宋有狙公者，爱狙；养之成群，能解狙之意；狙亦得公之心。损其家口，充狙之欲。俄而匮焉，将限其食。恐众狙之不驯于己也，先诳之曰：「与若芋，朝三而暮四，足乎？」众狙皆起而怒。俄而曰：「与若芋，朝四而暮三，足乎？」众狙皆伏而喜。物之以能鄙相笼，皆犹此也。圣人以智笼群愚，亦犹狙公之以智笼众狙也。名实不亏，使其喜怒哉！

纪渚子为周宣王养斗鸡，十日而问：「鸡可斗已乎？」曰：「未也；方虚骄而恃气。」十日又问。曰：「未也；犹应影向。」十日又问。曰：「未也；犹疾视而盛气。」十日又问。曰：「几矣。鸡虽有鸣者，已无变矣。望之似木鸡矣。其德全矣。异鸡无敢应者，反走耳。」

惠盎见宋康王。康王蹠足髻发，疾言曰：「寡人之所说者，勇有力也，不说为仁义者也。客将何以教寡人？」惠盎对曰：「臣有道于此，使人虽勇，刺之不入；虽有力，击之弗中。大王独无意邪？」宋王曰：「善；此寡人之所欲闻也。」惠盎曰：「夫刺之不入，击之不中，此犹辱也。臣有道于此，使人虽有勇，弗敢刺；虽有力，弗敢击。夫弗敢，非无其志也。臣有道于此，使人本无其志也。夫无其志也，未有爱利之心也。臣有道于此，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矜然皆欲爱利之。此其贤于勇有力也，四累之上也。大王独无意邪？」宋王曰：「此寡人之所欲得也。」惠盎对曰：「孔墨是已。孔丘墨翟无地而为君，无官而为长；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。今大王，万乘之主也；诚有其志，则四境之内皆得其利矣。其贤于孔墨也远矣。」宋王无以应。惠盎趋而出。宋王谓左右曰：「辩矣，客之以说服寡人也！」

卷第三周穆王篇

周穆王时，西极之国有化人来，入水火，贯金石；反山川，移城邑；乘虚不坠，触实不碍。千变万化，不可穷极。既已变物之形，又且易人之虑。穆王敬之若神，事之若君。推路寝以居之，引三牲以进之，选女乐以娱之。化人以为王之宫室卑陋而不可处，王之厨饌腥蝼而不可飧，王之嫔御臃恶而不可亲。穆王乃为之改筑。土木之功，赅埴之色，无遗巧焉。五府为虚，而台始成。其高千仞，临终南之上，号曰中天之台。简郑卫之处子娥媼靡曼者，施芳泽，正娥眉，设笄珥，衣阿锡，曳齐纨。粉白黛黑，佩玉环。杂芷若以满之，奏承云

、六莹、九韶、晨露以乐之。月月献玉衣，旦旦荐玉食。化人犹不舍然，不得已而临之。居亡几何，谒王同游。王执化人之袪，腾而上者，中天乃止。暨及化人之宫。化人之宫构以金银，络以珠玉；出云雨之上，而不知下之据，望之若屯云焉。耳目所观听，鼻口所纳尝，皆非人间之有。王实以为清都、紫微、钧天、广乐，帝之所居。王俯而视之，其宫榭若累块积苏焉。王自以居数十年不思其国也。化人复谒王同游，所及之处，仰不见日月，俯不见河海。光影所照，王目眩不能得视；音响所来，王耳乱不能得听。百骸六藏，悸而不凝。意迷精丧，请化人求还。化人移之，王若殒虚焉。既寤，所坐犹向者之处，侍御犹向者之人。视其前，则酒未清，肴未拂。王问所从来。左右曰：「王默存耳。」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复。更问化人。化人曰：「吾与王神游也，形奚动哉？且曩之所居，奚异王之宫？曩之所游，奚异王之圃？王闲恒有，疑颛亡。变化之极，徐疾之间，可尽模哉？」王大悦。不恤国事，不乐臣妾，肆意远游。命驾八骏之乘，右服骅骝而左绿耳，右骖赤骥而左白义，主车则造父为御，泰丙为右；次车之乘，右服渠黄而左踰轮，左骖盗骊而右山子，柏夭主车，参百为御，奔戎为右。驰驱千里，至于巨搜氏之国。巨搜氏乃献白鹄之血以饮王，具牛马之湏以洗王之足，及二乘之人。已饮而行，遂宿于昆仑之阿，赤水之阳。别日升于昆仑之丘，以观黄帝之宫；而封之以诒后世。遂宾于西王母，觞于瑶池之上。西王母为王谣，王和之，其辞哀焉。西观日之所入。一日行万里。王乃叹曰：「于乎！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谐于乐。后世其追数吾过乎！」穆王几神人哉！能穷当身之乐，犹百年乃徂，世以为登假焉。

老成子学幻于尹文先生，三年不告。老成子请其过而求退。尹文先生揖而进之于室。屏左右而与之言曰：「昔老聃之徂西也，顾而告予曰：『有生之气，有形之状，尽幻也。造化之所始，阴阳之所变者，谓之生，谓之死。穷数达变，因形移易者，谓之化，谓之幻。造物者其巧妙，其功深，固难穷难终。因形者其巧显，其功浅，故随起随灭。知幻化之不异生死也，始可与学幻矣。』吾与汝亦幻也，奚须学哉？」老成子归，用尹文先生之言，深思三月；遂能存亡自在，翻校四时；冬起雷，夏造冰。飞者走，走者飞。终身不箸其术，故世莫传焉。子列子曰：「善为化者，其道密庸，其功同人。五帝之德，三王之功，未必尽智勇之力，或由化而成。孰测之哉？」

觉有八征，梦有六候。奚谓八征？一曰故，二曰为，三曰得，四曰丧，五曰哀，六曰乐，七曰生，八曰死。此者八征，形所接也。奚谓六候？一曰正梦，二曰噩梦，三曰思梦，四曰寤梦，五曰喜梦，六曰惧梦。此六者，神所交也。不识感变之所起者，事至则惑其所由然，识感变之所起者，事至则知其所由然。知其所由然，则无所怛。一体之盈虚消息，皆通于天地，应于物类。故阴

气壮，则梦涉大水而恐惧；阳气壮，则梦涉大火而燔灼；阴阳俱壮，则梦生杀。甚饱则梦与，甚饥则梦取。是以以浮虚为疾者，则梦扬；以沈实为疾者，则梦溺。藉带而寝则梦蛇，飞鸟衔发则梦飞。将阴梦火，将疾梦食。梦饮酒者忧，梦歌舞者哭。子列子曰：「神遇为梦，形接为事。故昼想夜梦，神形所遇。故神凝者想梦自消。信觉不语，信梦不达；物化之往来者也。古之真人，其觉自忘，其寝不梦；几虚语哉？」

西极之南隅有国焉。不知境界之所接，名古莽之国。阴阳之气所不交，故寒暑亡辨；日月之光所不照，故昼夜亡辨。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。五旬一觉，以梦中所为者实，觉之所见者妄。四海之齐谓中央之国，跨河南北，越岱东西，万有余里。其阴阳之审度，故一寒一暑；昏明之分察，故一昼一夜。其民有智有愚。万物滋殖，才艺多方。有君臣相临，礼法相持。其所云为，不可称计。一觉一寐，以为觉之所为者实，梦之所见者妄。东极之北隅有国曰阜落之国。其土气常燠，日月余光之照。其土不生嘉苗。其民食草根木实，不知火食，性刚悍，强弱相藉，贵胜而不尚义；多驰步，少休息，常觉而不眠。

周之尹氏大治产，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。有老役夫筋力竭矣，而使之弥勤。昼则呻呼而即事，夜则昏惫而熟寐。精神荒散，昔昔梦为国君。居人民之上，总一国之事。游燕宫观，恣意所欲，其乐无比。觉则复役。人有慰喻其勤者。役夫曰：「人生百年，昼夜各分。吾昼为仆虏，苦则苦矣；夜为人君，其乐无比。何所怨哉？」尹氏心营世事，虑锺家业，心形俱疲，夜亦昏惫而寤。昔昔梦为人仆，趋走作役，无不为也；数骂杖撻，无不至也。眠中呻吟呻呼，彻旦息焉。尹氏病之，以访其友。友曰：「若位足荣身，资财有余，胜人远矣。夜梦为仆，苦逸之复，数之常也。若欲觉梦兼之，岂可得邪？」尹氏闻其友言，宽其役夫之程，减己思虑之事，疾并少间。

郑人有薪于野者，偶骇鹿，御而击之，毙之。恐人见之也，遽而藏诸隍中，覆之以蕉。不胜其喜。俄而遗其所藏之处，遂以为梦焉。顺涂而咏其事。傍人有闻者，用其言而取之。既归，告其室人曰：「向薪者梦得鹿而不知其处；吾今得之，彼直真梦矣。」室人曰：「若将是梦见薪者之得鹿邪？诎有薪者邪？今真得鹿，是若之梦真邪？」夫曰：「吾据得鹿，何用知彼梦我梦邪？」薪者之归，不厌失鹿。其夜真梦藏之之处，又梦得之之主。爽旦，案所梦而寻得之。遂讼而争之，归之士师。士师曰：「若初真得鹿，妄谓之梦；真梦得鹿，妄谓之实。彼真取若鹿，而与若争鹿。室人又谓梦初人鹿，无人得鹿。今据有此鹿，请二分之。」以闻郑君。郑君曰：「嘻！士师将复梦分人鹿乎？」访之国相。国相曰：「梦与不梦，臣所不能辨也。欲辨觉梦，唯黄帝孔丘。今亡黄帝孔丘，孰辨之哉？且恂士师之言可也。」

宋阳里华子中年病忘，朝取而夕忘，夕与而朝忘；在涂则忘行，在室则忘坐；今不识先，后不识今。阖室毒之。谒史而卜之，弗占；谒巫而祷之，弗禁；谒医而攻之，弗已。鲁有儒生自媒能治之，华子之妻子以居产之半请其方。儒生曰：「此固非卦兆之所占，非祈请之所祷，非药石之所攻。吾试化其心，变其虑，庶几其瘳乎！」于是试露之，而求衣；饥之，而求食；幽之，而求明。儒生欣然告其子曰：「疾可已也。然吾之方密，传世不以告人。试屏左右，独与居室七日。」从之。莫知其所施为也，而积年之疾一朝都除。华子既悟，乃大怒，黜妻罚子，操戈逐儒生。宋人执而问其以。华子曰：「曩吾忘也，荡荡然不觉天地之有无。今顿识既往，数十年来存亡、得失、哀乐、好恶，扰扰万绪起矣。吾恐将来之存亡、得失、哀乐、好恶之乱吾心如此也，须臾之忘，可复得乎？」子贡闻而怪之，以告孔子。孔子曰：「此非汝所及乎！」顾谓颜回记之。

秦人逢氏有子，少而惠，及壮而有迷罔之疾。闻歌以为哭，视白以为黑，飧香以为朽，尝甘以为苦，行非以为是：意之所之，天地、四方，水火、寒暑，无不倒错者焉。杨氏告其父曰：「鲁之君子多术艺，将能已乎？汝奚不访焉？」其父之鲁，过陈，遇老聃，因告其子之证。老聃曰：「汝庸知汝子之迷乎？今天下之人皆惑于是非，昏于利害。同疾者多，固莫有觉者。且一身之迷不足倾一家，一家之迷不足倾一乡，一乡之迷不足倾一国，一国之迷不足倾天下。天下尽迷，孰倾之哉？向使天下之人其心尽如汝子，汝则反迷矣。哀乐、声色、臭味、是非，孰能正之？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，而况鲁之君子迷之邇者，焉能解人之迷哉？荣汝之粮，不若遄归也。」

燕人生于燕，长于楚，及老而还本国。过晋国，同行者诳之；指城曰：「此燕国之城。」其人愀然变容。指社曰：「此若里之社。」乃喟然而叹。指舍曰：「此若先人之庐。」乃涓然而泣。指垄曰：「此若先人之冢。」其人哭不自禁。同行者哑然大笑，曰：「予昔诳若，此晋国耳。」其人大惭。及至燕，真见燕国之城社，真见先人之庐冢，悲心更微。

卷第四仲尼篇

仲尼闲居，子贡入侍，而有忧色。子贡不敢问，出告颜回。颜回援琴而歌。孔子闻之，果召回入，问曰：「若奚独乐？」回曰：「夫子奚独忧？」孔子曰：「先言尔志。」曰：「吾昔闻之夫子曰：『乐天知命故不忧』，回所以乐也。」孔子愀然有闲曰：「有是言哉？汝之意失矣。此吾昔日之言尔，请以今言为正也。汝徒知乐天知命之无忧，未知乐天知命有忧之大也。今告若其实：修一身，任穷达，知去来之非我，亡变乱于心虑，尔之所谓乐天知命之无忧

也。曩吾修诗书，正礼乐，将以治天下，遗来世；非但修一身，治鲁国而已。而鲁之君臣日失其序，仁义益衰，情性益薄。此道不行一国与当年，其如天下与来世矣？吾始知诗书、礼乐无救于治乱，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。此乐天知命者之所忧。虽然，吾得之矣。夫乐而知者，非古人之所谓乐知也。无乐无知，是真乐真知；故无所不乐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忧，无所不为。诗书、礼乐，何弃之有？革之何为？」颜回北面拜手曰：「回亦得之矣。」出告子贡。子贡茫然自失，归家淫思七日，不寝不食，以至骨立。颜回重往喻之，乃反丘门，弦歌诵书，终身不辍。

陈大夫聘鲁，私见叔孙氏。叔孙氏曰：「吾国有圣人。」曰：「非孔丘邪？」曰：「是也。」「何以知其圣乎？」叔孙氏曰：「吾常闻之颜回曰，『孔丘能废心而用形。』」陈大夫曰：「吾国亦有圣人，子弗知乎？」曰：「圣人孰谓？」曰：「老聃之弟子有亢仓子者，得聃之道，能以耳视而目听。」鲁侯闻之大惊，使上卿厚礼而致之。亢仓子应聘而至。鲁侯卑辞请问之。亢仓子曰：「传之者妄。我能视听不用耳目，不能易耳目之用。」鲁侯曰：「此增异矣。其道奈何？寡人终愿闻之。」亢仓子曰：「我体合于心，心合于气，气合于神，神合于无。其有介然之有，唯然之音，虽远在八荒之外，近在眉睫之内，来干我者，我必知之。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觉，心腹六藏之所知，其自知而已矣。」鲁侯大悦。他日以告仲尼，仲尼笑而不答。

商太宰见孔子曰：「丘圣者欤？」孔子曰：「圣则丘何敢，然则丘博学多识者也。」商太宰曰：「三王圣者欤？」孔子曰：「三王善任智勇者，圣则丘弗知。」曰：「五帝圣者欤？」孔子曰：「五帝善任仁义者，圣则丘弗知。」曰：「三皇圣者欤？」孔子曰：「三皇善任因时者，圣则丘弗知。」商太宰大骇，曰：「然则孰者为圣？」孔子动容有闲，曰：「西方之人有圣者焉，不治而不乱，不言而自信，不化而自行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。丘疑其为圣。弗知真为圣欤？真不圣欤？」商太宰嘿然心计曰：「孔丘欺我哉！」

子夏问孔子曰：「颜回之为人奚若？」子曰：「回之仁贤于丘也。」曰：「子贡之为人奚若？」子曰：「赐之辩贤于丘也。」曰：「子路之为人奚若？」子曰：「由之勇贤于丘也。」曰：「子张之为人奚若？」子曰：「师之庄贤于丘也。」子夏避席而问曰：「然则四子者何为事夫子？」曰：「居！吾语汝。夫回能仁而不能反，赐能辩而不能讷，由能勇而不能怯，师能庄而不能同。兼四子之有以易吾，吾弗许也。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贰也。」

子列子既师壶丘子林，友伯昏瞀人，乃居南郭。从之处者，日数而不及。虽然，子列子亦微焉。朝朝相与辩，无不闻。而与南郭子连墙二十年，不相谒请；相遇于道，目若不相见者。门之徒役以为子列子与南郭子有敌不疑。有自

楚来者，问子列子曰：「先生与南郭子奚敌？」子列子曰：「南郭子貌充心虚，耳无闻，目无见，口无言，心无知，形无惕。往将奚为？虽然，试与汝偕往。」阅弟子四十人同行。见南郭子，果若欺魄焉，而不可与接。顾视子列子，形神不相偶，而不可与群。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与言，衍衍然若专直而在雄者。子列子之徒骇之。反舍，咸有疑色。子列子曰：「得意者无言，进知者亦无言。用无言为言亦言，无知为知亦知。无言与不言，无知与不知，亦言亦知。亦无所不言，亦无所不知；亦无所言，亦无所知。如斯而已。汝奚妄骇哉？」

子列子学也，三年之后，心不敢念是非，口不敢言利害，始得老商一眄而已。五年之后，心更念是非，口更言利害，老商始一解颜而笑。七年之后，从心之所念，更无是非；从口之所言，更无利害。夫子始一引吾并席而坐。九年之后，横心之所念，横口之所言，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，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，外内进矣。而后眼如耳，耳如鼻，鼻如口，口无不同。心凝形释，骨肉都融，不觉形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心之所念，言之所藏。如斯而已。则理无所隐矣。

初，子列子好游。壶丘子曰：「御寇好游，游何所好？」列子曰：「游之乐所玩无故。人之游也，观其所见；我之游也，观其所变。游乎游乎！未有能辨其游者。」壶丘子曰：「御寇之游固与人同欤，而曰固与人异欤？凡所见，亦恒见其变。玩彼物之无故，不知我亦无故。务外游，不知务内观。外游者，求备于物；内观者，取足于身。取足于身，游之至也；求备于物，游之不至也。」于是列子终身不出，自以为不知游。壶丘子曰：「游其至乎！至游者，不知所适；至观者，不知所视。物物皆游矣，物物皆观矣，是我之所谓游，是我之所谓观也。故曰：游其至矣乎！游其至矣乎！」

龙叔谓文挚曰：「子之术微矣。吾有疾，子能已乎？」文挚曰：「唯命所听。然先言子所病之证。」龙叔曰：「吾乡誉不以为荣，国毁不以为辱；得而不喜，失而弗忧；视生如死；视富如贫；视人如豕；视吾如人。处吾之家，如逆旅之舍；观吾之乡，如戎蛮之国。凡此众疾，爵赏不能劝，刑罚不能威，盛衰、利害不能易，哀乐不能移。固不可事国君，交亲友，御妻子，制仆隶。此奚疾哉？奚方能已之乎？」文挚乃命龙叔背明而立，文挚自后向明而望之。既而曰：「嘻！吾见子之心矣：方寸之地虚矣。几圣人也！子心六孔流通，一孔不达。今以圣智为疾者，或由此乎！非吾浅术所能已也。」

无所由而常生者，道也。由生而生，故虽终而不亡，常也。由生而亡，不幸也。有所由而常死者，亦道也。由死而死，故虽未终而自亡者，亦常也。由死而生，幸也。故无用而生谓之道，用道得终谓之常；有所用而死者亦谓之道

，用道而得死者亦谓之常。季梁之死，杨朱望其门而歌。随梧之死，杨朱抚其尸而哭。隶人之生，隶人之死，众人且歌，众人且哭。

目将眇者，先睹秋毫；耳将聋者，先闻蚋飞；口将爽者，先辨淄澠；鼻将窒者，先觉焦朽；体将僵者，先亟奔佚，心将迷者，先识是非：故物不至者则不反。

郑之圃泽多贤，东里多才。圃泽之役有伯丰子者，行过东里，遇邓析。邓析顾其徒而笑曰：「为若舞。彼来者奚若？其徒曰：「所愿知也。」邓析谓伯丰子曰：「汝知养养之义乎？受人养而不能自养者，犬豕之类也；养物而物为我用者，人之力也。使汝之徒食而饱，衣而息，执政之功也。长幼群聚而为牢藉庖厨之物，奚异犬豕之类乎？」伯丰子不应。伯丰子之从者越次而进曰：「大夫不闻齐鲁之多机乎？有善治土木者，有善治金革者，有善治声乐者，有善治书数者，有善治军旅者，有善治宗庙者，群才备也。而无相位者，无能相使者。而位之者无知，使之者无能，而知之与能为之使焉。执政者，乃吾之所使；子奚矜焉？」邓析无以应，目其徒而退。

公仪伯以力闻诸侯，堂溪公言之于周宣王，王备礼以聘之。公仪伯至；观形，懦夫也。宣王心惑而疑曰：「女之力何如？」公仪伯曰：「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，堪秋蝉之翼。」王作色曰：「吾之力能裂犀兕之革，曳九牛之尾，犹憾其弱。女折春螽之股，堪秋蝉之翼，而力闻天下，何也？」公仪伯长息退席，曰：「善哉！王之问也！臣敢以实对。臣之师有商丘子者，力无敌于天下，而六亲不知；以未尝用其力故也。臣以死事之。乃告臣曰：『人欲见其所不见，视人所不窥；欲得其所不得，修人所不为。故学视者先见舆薪，学听者先闻撞钟。夫有易于内者无难于外。于外无难，故名不出其一家。』今臣之名闻于诸侯，是臣违师之教，显臣之能者也。然则臣之名不以负其力者也，以能用其力者也；不犹愈于负其力者乎？」

中山公子牟者，魏国之贤公子也。好与贤人游，不恤国事；而悦赵人公孙龙。乐正子舆之徒笑之。公子牟曰：「子何笑牟之悦公孙龙也？」子舆曰：「公孙龙之为人也，行无师，学无友，佞给而不中，漫衍而无家，好怪而妄言。欲惑人之心，屈人之口，与韩檀等肆之。」公子牟变容曰：「何子状公孙龙之过欤？请闻其实。」子舆曰：「吾笑龙之诒孔穿，言『善射者能令后镞中前括，发发相及，矢矢相属；前矢造准而无绝落，后矢之括犹衔弦，视之若一焉。』孔穿骇之。龙曰：『此未其妙者。逢蒙之弟子曰鸿超，怒其妻而怖之。引乌号之弓，綦卫之箭，射其目。矢来注眸子而眶不睫，矢隧地而尘不扬。』是岂智者之言与？」公子牟曰：「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晓。后镞中前括，钩后于前。矢注眸子而眶不睫，尽矢之势也。子何疑焉？」乐正子舆曰：「子，龙之

徒，焉得不饰其阙？吾又言其尤者。龙诳魏王曰：『有意不心。有指不至。有物不尽。有影不移。发引千钧。白马非马。孤犊未尝有母。』其负类反伦，不可胜言也。」公子牟曰：「子不谕至言而以为尤也，尤其在子矣。夫无意则心同。无指则皆至。尽物者常有。影不移者，说在改也。发引千钧，势至等也。白马非马，形名离也。孤犊未尝有母，非孤犊也。」乐正子舆曰：「子以公孙龙之鸣皆条也。设令发于余窍，子亦将承之。」公子牟默然良久，告退，曰：「请待余日，更谒子论。」

尧治天下五十年，不知天下治欤，不治欤？不知亿兆之愿戴己欤？不愿戴己欤？顾问左右，左右不知。问外朝，外朝不知。问在野，在野不知。尧乃微服游于康衢，闻儿童谣曰：「立我蒸民，莫匪尔极。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。」尧喜问曰：「谁教尔为此言？」童儿曰：「我闻之大夫。」问大夫。大夫曰：「古诗也。」尧还宫，召舜，因禅以天下。舜不辞而受之。

关尹喜曰：「在己无居，形物其箸。其动若水，其静若镜，其应若响。故其道若物者也。物自违道，道不违物。善若道者，亦不用耳，亦不用目，亦不用力，亦不用心。欲若道而用视听形智以求之，弗当矣。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；用之，弥满六虚，废之，莫知其所。亦非有心者所能得远，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。唯默而得之，而性成之者得之。知而亡情，能而不为，真知真能也。发无知，何能情？发不能，何能为？聚块也，积尘也，虽无为而非理也。」

卷第五汤问篇

殷汤问于夏革曰：「古初有物乎？」夏革曰：「古初无物，今恶得物？后之人将谓今之无物，可乎？」殷汤曰：「然则物无先后乎？」夏革曰：「物之终始，初无极已。始或为终，终或为始，恶知其纪？然自物之外，自事之先，朕所不知也。」殷汤曰：「然则上下八方有极尽乎？」革曰：「不知也。」汤固问。革曰：「无则无极，有则有尽；朕何以知之？然无极之外复无无极，无尽之中复无无尽。无极复无无极，无尽复无无尽。朕以是知其无极无尽也，而不知其有极有尽也。」汤又问曰：「四海之外奚有？」革曰：「犹齐州也。」汤曰：「汝奚以实之？」革曰：「朕东行至营，人民犹是也。问营之东，复犹营也。西行至豳，人民犹是也。问豳之西，复犹豳也。朕以是知四海、四荒、四极之不异是也。故大小相含，无穷极也。含万物者，亦如含天地。含万物也故不穷，含天地也故无极。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？亦吾所不知也。然则天地亦物也。物有不足，故昔者女娲氏练五色石以补其阙；断鳌之足以立四极。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，怒而触不周之山，折天柱，绝地维；故天倾西北，日月辰星就焉；地不满东南，故百川水潦归焉。」汤又问：「

物有巨细乎？有修短乎？有同异乎？」革曰：「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，有大壑焉，实惟无底之谷，其下无底，名曰归墟。八弦九野之水，天汉之流，莫不注之，而无增无减焉。其中有五山焉：一曰岱舆，二曰员峤，三曰方壶，四曰瀛洲，五曰蓬莱。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，其顶平处九千里。山之中闲相去七万里，以为邻居焉。其上台观皆金玉，其上禽兽皆纯缟。珠玕之树皆丛生，华实皆有滋味；食之皆不老不死。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；一日一夕飞相往来者，不可数焉。而五山之根无所连箸，常随潮波上下往还，不得蹉峙焉。仙圣毒之，诉之于帝。帝恐流于西极，失群仙圣之居，乃命禺强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。迭为三番，六万岁一交焉。五山始峙而不动。而龙伯之国有大人，举足不盈数步而暨五山之所，一钓而连六鳌，合负而趣归其国，灼其骨以数焉。于是岱舆员峤二山流于北极，沈于大海，仙圣之播迁者巨亿计。帝凭怒，侵减龙伯之国使阨，侵小龙伯之民使短。至伏羲神农时，其国人犹数十丈。从中州以东四十万里得焦侥国，人长一尺五寸。东北极有人名曰诤人，长九寸。荆之南有冥灵者，以五百岁为春，五百岁为秋。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。朽壤之上有菌芝者，生于朝，死于晦。春夏之月有蠓蚋者，因雨而生，见阳而死。终北之北有溟海者，天池也，有鱼焉，其广数千里，其长称焉，其名为鯨。有鸟焉，其名为鹏，翼若垂天之云，其体称焉。世岂知有此物哉？大禹行而见之，伯益知而名之，夷坚闻而志之。江浦之间生么虫，其名曰焦螟，群飞而集于蚊睫，弗相触也。栖宿去来，蚊弗觉也。离朱子羽方昼拭眦扬眉而望之，弗见其形；（角虎）俞师旷方夜撚耳俛首而听之，弗闻其声。唯黄帝与容成子居空峒之上，同斋三月，心死形废；徐以神视，块然见之，若嵩山之阿；徐以气听，砰然闻之，若雷霆之声。吴楚之国有大木焉，其名为柚。碧树而冬生，实丹而味酸。食其皮汁，已愤厥之疾。齐州珍之，渡淮而北而化为枳焉。（瞿鸟）鹄不踰济，貉踰汶则死矣；地气然也。虽然，形气异也，性钧已，无相易已。生皆全已，分皆足已。吾何以识其巨细？何以识其修短？何以识其同异哉？」

太形、王屋二山，方七百里，高万仞；本在冀州之南，河阳之北。北山愚公者，年且九十，面山而居。惩山北之塞，出入之迂也，聚室而谋，曰：「吾与汝毕力平险，指通豫南，达于汉阴，可乎？」杂然相许。其妻献疑曰：「以君之力，曾不能损魁父之丘。如太形王屋何？且焉置土石？」杂曰：「投诸渤海之尾，隐土之北。」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，叩石垦壤，箕畚运于渤海之尾。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，始龀，跳往助之。寒暑易节，始一反焉。河曲智叟笑而止之，曰：「甚矣！汝之不惠！以残年余力，曾不能毁山之一毛；其如土石何？」北山愚公长息曰：「汝心之固，固不可彻；曾不若孀妻弱子。虽我之

死，有子存焉。子又生孙，孙又生子；子又有子，子又有孙：子子孙孙，无穷匮也；而山不加增，何苦而不平？」河曲智叟亡以应。操蛇之神闻之，惧其不已也，告之于帝。帝感其诚，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，一厓朔东，一厓雍南。自此，冀之南、汉之阴无陇断焉。

夸父不量力，欲追日影，逐之于隅谷之际。欲得饮，赴饮河渭。河渭不足，将走北饮大泽。未至，道渴而死。弃其杖，尸膏肉所浸，生邓林。邓林弥广数千里焉。

大禹曰：「六合之间，四海之内，照之以日月，经之以星辰，纪之以四时，要之以太岁。神灵所生，其物异形；或夭或寿，唯圣人能通其道。」夏革曰：「然则亦有不待神灵而生，不待阴阳而形，不待日月而明，不待杀戮而夭，不待将迎而寿，不待五谷而食，不待缁纁而衣，不待舟车而行，其道自然，非圣人之所通也。」

禹之治水土也，迷而失涂，谬之一国。滨北海之北，不知距齐州几千万里。其国名曰终北，不知际畔之所齐限，无风雨霜露，不生鸟兽、虫鱼、草木之类。四方悉平，周以乔陟。当国之中有山，山名壶领，状若甌甑。顶有口，状若员环，名曰滋穴。有水涌出，名曰神潢，臭过兰椒，味过醪醴。一源分为四埒，注于山下。经营一国，亡不悉遍。土气和，亡札厉。人性婉而从物，不竞不争。柔心而弱骨，不骄不忌；长幼侪居。不君不臣；男女杂游，不媒不聘；缘水而居，不耕不稼。土气温适，不织不衣；百年而死，不夭不病。其民孳阜亡数，有喜乐，亡衰老哀苦。其俗好声，相携而迭谣，终日不辍音。饥倦则饮神潢，力志和平。过则醉，经旬乃醒。沐浴神潢，肤色脂泽，香气经旬乃歇。周穆王北游过其国，三年忘归。既反周室，慕其国，恍然自失。不进酒肉，不召嫔御者，数月乃复。管仲勉齐桓公因游辽口，俱之其国，几克举。隰朋谏曰：「君舍齐国之广，人民之众，山川之观，殖物之阜，礼义之盛，章服之美；妖靡盈庭，忠良满朝。肆咤则徒卒百万，视撝则诸侯从命，亦奚羨于彼而弃齐国之社稷，从戎夷之国乎？此仲父之耄，柰何从之？」桓公乃止，以隰朋之言告管仲。仲曰：「此固非朋之所及也。臣恐彼国之不可知之也。齐国之富奚恋？隰朋之言奚顾？」

南国之人祝发而裸，北国之人鞞巾而裘，中国之人冠冕而裳。九土所资，或农或商，或田或渔；如冬裘夏葛，水舟陆车。默而得之，性而成之。越之东有辄沐之国，其长子生，则鲜而食之，谓之宜弟。其大父死，负其大母而弃之，曰：鬼妻不可以同居处。楚之南有炎人之国，其亲戚死，剝其肉而弃之，然后埋其骨，乃成为孝子。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，其亲戚死，聚柴积而焚之。熏则烟上，谓之登遐，然后成为孝子。此上以为政，下以为俗，而未足为异

也。」

孔子东游，见两小儿辩斗。问其故。一儿曰：「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，而日中时远也。一儿以日初出远，而日中时近也。」一儿曰：「日初出大如车盖；及日中，则如盘盂：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？」一儿曰：「日初出沧沧凉凉；及其日中如探汤：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？」孔子不能决也。两小儿笑曰：「孰为汝多知乎？」

均，天下之至理也，连于形物亦然。均发均县，轻重而发绝，发不均也。均也，其绝也莫绝。人以为不然，自有知其然者也。詹何以独茧丝为纶，芒针为钩，荆筱为竿，剖粒为饵，引盈车之鱼，于百仞之渊、汨流之中；纶不绝，钩不伸，竿不挠。楚王闻而异之，召问其故。詹何曰：「臣闻先大夫之言，蒲且子之弋也，弱弓纤缴，乘风振之，连双鸽于青云之际。用心专，动手均也。臣因其事，放而学钓。五年始尽其道。当臣之临河持竿，心无杂虑，唯鱼之念；投纶沈钩，手无轻重，物莫能乱。鱼见臣之钩饵，犹沈埃聚沫，吞之不疑。所以能以弱制强，以轻致重也。大王治国诚能若此，则天下可运于一握，将亦奚事哉？」楚王曰：「善。」

鲁公扈赵齐婴二人有疾，同请扁鹊求治。扁鹊治之。既同愈。谓公扈齐婴曰：「汝曩之所疾，自外而干府藏者，固药石之所已。今有偕生之疾，与体偕长；今为汝攻之，何如？」二人曰：「愿先闻其验。扁鹊谓公扈曰：「汝志强而气弱，故足于谋而寡于断。齐婴志弱而气强，故少于虑而伤于专。若换汝之心，则均于善矣。」扁鹊遂饮二人毒酒，迷死三日，剖胸探心，易而置之；投以神药，既悟如初。二人辞归。于是公扈反齐婴之室，而有其妻子；妻子弗识。齐婴亦反公扈之室，有其妻子；妻子亦弗识。二室因相与讼，求辨于扁鹊。扁鹊辨其所由，讼乃已。

匏巴鼓琴而鸟舞鱼跃，郑师文闻之，弃家从师襄游。柱指钧弦，三年不成章。师襄曰：「子可以归矣。」师文舍其琴，叹曰：「文非弦之不能钧，非章之不能成。文所存者不在弦，所志者不在声。内不得于心，外不应于器，故不敢发手而动弦。且小假之，以观其后。」无几何，复见师襄。师襄曰：「子之琴何如？」师文曰：「得之矣。请尝试之。」于是当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吕，凉风忽至，草木成实。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夹锺，温风徐回，草木发荣。当夏而叩羽弦以召黄钟，霜雪交下，川池暴沍。及冬而叩征弦以激蕤宾，阳光炽烈，坚冰立散。将终，命宫而总四弦，则景风翔，庆云浮，甘露降，澧泉涌。师襄乃抚心高蹈曰：「微矣！子之弹也！虽师旷之清角，邹衍之吹律，亡以加之。彼将挟琴执管而从子之后耳。」

薛谭学讴于秦青，未穷青之技，自谓尽之；遂辞归。秦青弗止；饯于郊衢

，抚节悲歌，声振林木，响遏行云。薛谭乃谢求反，终身不敢言归。秦青顾谓其友曰：「昔韩娥东之齐，匮粮，过雍门，鬻歌假食。既去而余音绕梁欂，三日不绝，左右以其人弗去。过逆旅，逆旅人辱之。韩娥因曼声哀哭，一里老幼悲愁，垂涕相对，三日不食。遽而追之。娥还，复为曼声长歌。一里老幼喜跃抃舞，弗能自禁，忘向之悲也。乃厚赂发之。故雍门之人至今善歌哭，效娥之遗声。」

伯牙善鼓琴，锺子期善听。伯牙鼓琴，志在登高山。锺子期曰：「善哉！峨峨兮若泰山！」志在流水。锺子期曰：「善哉！洋洋兮若江河！」伯牙所念，锺子期必得之。伯牙游于泰山之阴，卒逢暴雨，止于岩下；心悲，乃援琴而鼓之。初为霖雨之操，更造崩山之音。曲每奏，锺子期辄穷其趣。伯牙乃舍琴而叹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，子之听夫！志想象犹吾心也。吾于何逃声哉？」

周穆王西巡狩，越昆仑，不至弇山。反还，未及中国，道有献工人名偃师，穆王荐之，问曰：「若有何能？」偃师曰：「臣唯命所试。然臣已有所造，愿王先观之。」穆王曰：「日以俱来，吾与若俱观之。」越日偃师谒见王。王荐之，曰：「若与偕来者何人邪？」对曰：「臣之所造能倡者。」穆王惊视之，趣步俯仰，信人也。巧夫鎔其颐，则歌合律；捧其手，则舞应节。千变万化，惟意所适。王以为实人也，与盛姬内御并观之。技将终，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。王大怒，立欲诛偃师。偃师大慑，立剖散倡者以示王，皆傅会革、木、胶、漆、白、黑、丹、青之所为。王谛料之，内则肝、胆、心、肺、脾、肾、肠、胃，外则筋骨、支节、皮毛、齿发，皆假物也，而无不毕具者。合会复如初见。王试废其心，则口不能言；废其肝，则目不能视；废其肾，则足不能步。穆王始悦而叹曰：「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？」诏贰车载之以归。夫班输之云梯，墨翟之飞鸢，自谓能之极也。弟子东门贾禽滑厘闻偃师之巧以告二子，二子终身不敢语艺，而时执规矩。

甘蝇，古之善射者，彀弓而兽伏鸟下，弟子名飞卫，学射于甘蝇，而巧过其师。纪昌者，又学射于飞卫。飞卫曰：「尔先学不瞬，而后可言射矣。」纪昌归，偃卧其妻之机下，以目承牵挺。二年之后，虽锥末倒眦，而不瞬也。以告飞卫。飞卫曰：「未也；必学视而后可。视小如大，视微如着，而后告我。」昌以牦悬虱于牖，南面而望之。旬日之间，浸大也；三年之后，如车轮焉。以睹余物，皆丘山也。及以燕角之弧、朔蓬之簫射之，贯虱之心，而悬不绝。以告飞卫。飞卫高蹈拊膺曰：「汝得之矣！」纪昌既尽卫之术，计天下之敌己者，一人而已；乃谋杀飞卫。相遇于野，二人交射；中路矢锋相触，而坠于地，而尘不扬。飞卫之矢先穷。纪昌遗一矢；既发，飞卫以棘刺之端扞之，而无差焉。于是二子泣而投弓，相拜于涂，请为父子。克臂以誓，不得告术于人。

造父之师曰泰豆氏。造父之始从习御也，执礼甚卑，泰豆三年不告。造父执礼愈谨，乃告之曰：「古诗言：『良弓之子，必先为箕；良冶之子，必先为裘。』汝先观吾趣。趣如吾，然后六辔可持，六马可御。」造父曰：「唯命所从。」泰豆乃立木为涂，仅可容足；计步而置，履之而行。趣走往还，无跌失也。造父学之，三日尽其巧。泰豆叹曰：「子何其敏也？得之捷乎！凡所御者，亦如此也。曩汝之行，得之于足，应之于心。推于御也，齐辑乎辔衔之际，而急缓乎唇吻之和，正度乎胸臆之中，而执节乎掌握之间。内得于中心，而外合于马志，是故能进退履绳而旋曲中规矩，取道致远而气力有余，诚得其术也。得之于衔，应之于辔；得之于辔，应之于手；得之于手，应之于心。则不以目视，不以策驱；心闲体正，六辔不乱，而二十四蹄所投无差；回旋进退，莫不中节。然后舆轮之外可使无余辙，马蹄之外可使无余地；未尝觉山谷之峻，原隰之夷，视之一也。吾术穷矣。汝其识之！」

魏黑卵以昵嫌杀丘邴章，丘邴章之子来丹谋报父之讎。丹气甚猛，形甚露，计粒而食，顺风而趋。虽怒，不能称兵以报之。耻假力于人，誓手剑以屠黑卵。黑卵悍志绝众，力抗百夫。节骨皮肉，非人类也。延颈承刀，披胸受矢，铍鏑摧屈，而体无痕挞。负其材力，视来丹犹雏鷃也。来丹之友申他曰：「子怨黑卵至矣，黑卵之易子过矣，将奚谋焉？」来丹垂涕曰：「愿子为我谋。」申他曰：「吾闻卫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宝剑，一童子服之，却三军之众，奚不请焉？」来丹遂适卫，见孔周，执仆御之礼，请先纳妻子，后言所欲。孔周曰：「吾有三剑，唯子所择；皆不能杀人，且先言其状。一曰含光，视之不可见，运之不知有。其所触也，泯然无际，经物而物不觉。二曰承影，将旦昧爽之交，日夕昏明之际，北面而察之，淡淡焉若有物存，莫识其状。其所触也，窃窃然有声，经物而物不疾也。三曰宵练，方昼则见影而不见光，方夜见光而不见形。其触物也，騄然而过，随过随合，觉疾而不血刃焉。此三宝者，传之十三世矣，而无施于事。匣而藏之，未尝启封。」来丹曰：「虽然，吾必请其下者。」孔周乃归其妻子，与斋七日。晏阴之间，跪而授其下剑，来丹再拜受之以归。来丹遂执剑从黑卵。时黑卵之醉偃于牖下，自颈至腰三斩之。黑卵不觉。来丹以黑卵之死，趣而退。遇黑卵之子于门，击之三下，如投虚。黑卵之子方笑曰：「汝何蚩而三招予？」来丹知剑之不能杀人也，叹而归。黑卵既醒，怒其妻曰：「醉而露我，使我嗑疾而腰急。」其子曰：「畴昔来丹之来，遇我于门，三招我，亦使我体疾而支强。彼其厌我哉！」

周穆王大征西戎，西戎献鍭鍔之剑，火浣之布。其剑长尺有咫，练钢赤刃；用之切玉如切泥焉。火浣之布，浣之必投于火；布则火色，垢则布色；出火而振之，皓然疑乎雪。皇子以为无此物，传之者妄。萧叔曰：「皇子果于自信

，果于诬理哉！」

卷第六力命篇

力谓命曰：「若之功奚若我哉？」命曰：「汝奚功于物而欲比朕？」力曰：「寿夭、穷达，贵贱、贫富，我力之所能也。」命曰：「彭祖之智不出尧舜之上，而寿八百；颜渊之才不出众人之下，而寿十八。仲尼之德不出诸侯之下，而困于陈蔡；殷纣之行不出三仁之上，而居君位。季札无爵于吴，田恒专有齐国。夷齐饿于首阳，季氏富于展禽。若是汝力之所能，柰何寿彼而夭此，穷圣而达逆，贱贤而贵愚，贫善而富恶邪？」力曰：「若如若言，我固无功于物，而物若此邪，此则若之所制邪？」命曰：「既谓之命，柰何有制之者邪？朕直而推之，曲而任之。自寿自夭，自穷自达，自贵自贱，自富自贫，朕岂能识之哉？朕岂能识之哉？」

北宫子谓西门子曰：「朕与子并世也，而人子达；并族也，而人子敬；并貌也，而人子爱；并言也，而人子庸；并行也，而人子诚；并仕也，而人子贵；并农也，而人子富；并商也，而人子利。朕衣则裋褐，食则粢粝，居则蓬室，出则徒行。子衣则文锦，食则粱肉，居则连櫺，出则结驷。在家熙然有弃朕之心，在朝谔然有敖朕之色。请谒不及相，遨游不同行，固有年矣。子自以德过朕邪？」西门子曰：「予无以知其实。汝造事而穷，予造事而达，此厚薄之验欤？而皆谓与予并，汝之颜厚矣。」北宫子无以应，自失而归。中途遇东郭先生。先生曰：「汝奚往而反，偶偶而步，有深愧之色邪？」北宫子言其状。东郭先生曰：「吾将舍汝之愧，与汝更之西门氏而问之。」曰：「汝奚辱北宫子之深乎？固且言之。」西门子曰：「北宫子言世族、年貌、言行与予并，而贱贵、贫富与予异。予语之曰：『予无以知其实。汝造事而穷，予造事而达，此将厚薄之验欤？而皆谓与予并，汝之颜厚矣。』」东郭先生曰：「汝之言厚薄不过言才德之差，吾之言厚薄异于是矣。夫北宫子厚于德，薄于命，汝厚于命，薄于德。汝之达，非智得也；北宫子之穷，非愚失也。皆天也，非人也。而汝以命厚自矜，北宫子以德厚自愧。皆不识夫固然之理矣。西门子曰：「先生止矣！予不敢复言。」北宫子既归，衣其裋褐，有狐貉之温；进其菽藿，有稻粱之味；庇其蓬室，若广厦之荫；乘其桢輅，若文轩之饰。终身遁然，不知荣辱之在彼也，在我也。东郭先生闻之曰：「北宫子之寐久矣，一言而能寤，易悟也哉！」

管夷吾、鲍叔牙二人相友甚戚，同处于齐。管夷吾事公子纠，鲍叔牙事公子小白。齐公族多宠，嫡庶并行。国人惧乱。管仲与召忽奉公子纠奔鲁，鲍叔奉公子小白奔莒。既而公孙无知作乱，齐无君，二公子争入。管夷吾与小白战

于莒，道射中小白带钩。小白既立，胁鲁杀子纠，召忽死之，管夷吾被囚。鲍叔牙谓桓公曰：「管夷吾能，可以治国。」桓公曰：「我讎也，愿杀之。」鲍叔牙曰：「吾闻贤君无私怨，且人能为其主，亦必能为人君。如欲霸王，非夷吾其弗可。君必舍之！」遂召管仲。鲁归之，齐鲍叔牙郊迎，释其囚。桓公礼之，而位于高国之上，鲍叔牙以身下之，任以国政，号曰仲父。桓公遂霸。管仲尝叹曰：「吾少穷困时，尝与鲍叔贾，分财多自与；鲍叔不以我为贪，知我贫也。吾尝为鲍叔谋事而大穷困，鲍叔不以我为愚，知时有利不利也。吾尝三仕，三见逐于君，鲍叔不以我为不肖，知我不遭时也。吾尝三战三北，鲍叔不以我为怯，知我有老母也。公子纠败，召忽死之，吾幽囚受辱；鲍叔不以我为无耻，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名不显于天下也。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叔也！」此世称管鲍善交者，小白善用能者。然实无善交，实无用能也。实无善交实无用能者，非更有善交，更有善用能也。召忽非能死，不得不死；鲍叔非能举贤，不得不举；小白非能用讎，不得不用。及管夷吾有病，小白问之，曰：「仲父之病病矣，可不讳。云至于大病，则寡人恶乎属国而可？」夷吾曰：「公谁欲欤？」白曰：「鲍叔牙可。」曰：「不可；其为人也，洁廉善士也，其于不己若者不比之人，一闻人之过，终身不忘。使之理国，上且钩乎君，下且逆乎民。其得罪于君也，将弗久矣。」小白曰：「然则孰可？」对曰：「勿已，则隰朋可。其为人也，上忘而下不叛，愧其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。以德分人谓之圣人，以财分人谓之贤人。以贤临人，未有得人者也；以贤下人者，未有不得人者也。其于国有不闻也，其于家有不见也。勿已，则隰朋可。」然则管夷吾非薄鲍叔也，不得不薄；非厚隰朋也，不得不厚。厚之于始，或薄之于终；薄之于终，或厚之于始。厚薄之去来，弗由我也。

邓析操两可之说，设无穷之辞，当子产执政，作竹刑。郑国用之，数难子产之治。子产屈之。子产执而戮之，俄而诛之。然则子产非能用竹刑，不得不用；邓析非能屈子产，不得不屈；子产非能诛邓析，不得不诛也。

可以生而生，天福也；可以死而死，天福也。可以生而不生，天罚也；可以死而不死，天罚也。可以生，可以死，得生得死，有矣；不可以生，不可以死，或死或生，有矣。然而生生死死，非物非我，皆命也。智之所无柰何。故曰：「窈然无际，天道自会；漠然无分，天道自运。」天地不能犯，圣智不能干，鬼魅不能欺。自然者默之成之，平之宁之，将之迎之。

杨朱之友曰季梁。季梁得病，七日大渐。其子环而泣之，请医。季梁谓杨朱曰：「吾子不肖如此之甚，汝奚不为我歌以晓之？」杨朱歌曰：「天其弗识，人胡能觉？匪佑自天，弗孽由人。我乎汝乎！其弗知乎！医乎巫乎！其知之乎？」其子弗晓，终谒三医。一曰矫氏，二曰俞氏，三曰卢氏，诊其所疾。矫

氏谓季梁曰：「汝寒温不节，虚实失度，病由饥饱色欲。精虑烦散，非天非鬼。虽渐，可攻也。」季梁曰：「众医也。亟屏之！」俞氏曰：「女始则胎气不足，乳湮有余。病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来渐矣，弗可已也。」季梁曰：「良医也。且食之！」卢氏曰：「汝疾不由天，亦不由人，亦不由鬼。禀生受形，既有制之者矣，亦有知之者矣。药石其如汝何？」季梁曰：「神医也。重貺遣之！」俄而季梁之疾自瘳。

生非贵之所能存，身非爱之所能厚；生亦非贱之所能夭，身亦非轻之所能薄。故贵之或不生，贱之或不死；爱之或不厚，轻之或不薄。此似反也，非反也；此自生自死，自厚自薄。或贵之而生，或贱之而死；或爱之而厚，或轻之而薄。此似顺也，非顺也；此亦自生自死，自厚自薄。鬻熊语文王曰：「自长非所增，自短非所损。算之所亡若何？」老聃语关尹曰：「天之所恶，孰知其故？」言迎天意，揣利害，不如其己。

杨布问曰：「有人于此，年兄弟也，言兄弟也，才兄弟也，貌兄弟也；而寿夭父子也，贵贱父子也，名誉父子也，爱憎父子也。吾惑之。」杨子曰：「古之人有言，吾尝识之，将以告若。不知所以然而然，命也。今昏昏昧昧，纷纷若若，随所为，随所不为。日去日来，孰能知其故？皆命也夫。信命者，亡寿夭；信理者，亡是非；信心者，亡逆顺；信性者，亡安危。则谓之都亡所信，都亡所不信。真矣恣矣，奚去奚就？奚哀奚乐？奚为奚不为？黄帝之书云：『至人居若死，动若械。』亦不知所以居，亦不知所以不居；亦不知所以动，亦不知所以不动。亦不以众人之观易其情貌，亦不谓众人之不观不易其情貌。独往独来，独出独入，孰能碍之？」

墨尼、单至、啍咍、慙怱四人相与游于世，胥如志也。穷年不相知情，自以智之深也。巧佞、愚直、婢斫、便辟四人相与游于世，胥如志也；穷年而不相语术；自以巧之微也。狡谄、情露、蹇极、凌谗四人相与游于世，胥如志也；穷年不相晓悟，自以为才之得也。眠挺、誑谗、勇敢、怯疑四人相与游于世，胥如志也；穷年不相谄发，自以行无戾也。多偶、自专、乘权、只立四人相与游于世，胥如志也；穷年不相顾眄，自以时之适也。此众态也。其貌不一，而咸之于道，命所归也。

倮倮成者，俏成也，初非成也。倮倮败者，俏败者也，初非败也。故迷生于俏，俏之际昧然。于俏而不昧然，则不骇外祸，不喜内福；随时动，随时止，智不能知也。信命者于彼我无二心。于彼我而有二心者，不若掩目塞耳，背阪面隍亦不坠仆也。故曰：死生自命也，贫穷自时也。怨夭折者，不知命者也；怨贫穷者，不知时者也。当死不惧，在穷不戚，知命安时也。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，料虚实，度人情，得亦中，亡亦中。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，不料虚实

，不度人情，得亦中，亡亦中。量与不量，料与不料，度与不度，奚以异？唯亡所量，亡所不量，则全而亡丧。亦非知全，亦非知丧。自全也，自亡也，自丧也。

齐景公游于牛山，北临其国城而流涕曰：「美哉国乎！郁郁芊芊，若何滴滴去此国而死乎？使古无死者，寡人将去斯而之何？」史孔梁丘据皆从而泣曰：「臣赖君之赐，疏食恶肉可得而食，驂马棧车可得而乘也；且犹不欲死，而况吾君乎？」晏子独笑于旁。公雪涕而顾晏子曰：「寡人今日之游悲，孔与据皆从寡人而泣，子之独笑，何也？」晏子对曰：「使贤者常守之，则太公桓公将常守之矣；使有勇者而常守之，则庄公灵公将常守之矣。数君者将守之，吾君方将被蓑笠而立乎畎亩之中，唯事之恤，行假念死乎？则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？以其迭处之迭去之，至于君也，而独为之流涕，是不仁也。见不仁之君，见谄谀之臣。臣见此二者，臣之所为独窃笑也。」景公惭焉，举觞自罚。罚二臣者各二觞焉。

魏人有东门吴者，其子死而不忧。其相室曰：「公之爱子，天下无有。今子死不忧，何也？」东门吴曰：「吾常无子，无子之时不忧。今子死，乃与向无子同，臣奚忧焉？」

农赴时，商趣利，工追术，仕逐势，势使然也。然农有水旱，商有得失，工有成败，仕有遇否，命使然也。

卷第七杨朱篇

杨朱游于鲁，舍于孟氏。孟氏问曰：「人而已矣，奚以名为？」曰：「以名者为富。」「既富矣，奚不已焉？」曰：「为贵。」「既贵矣，奚不已焉？」曰：「为死。」「既死矣，奚为焉？」曰：「为子孙。」「名奚益于子孙？」曰：「名乃苦其身，焦其心。乘其名者，泽及宗族，利兼乡党；况子孙乎？」「凡为名者必廉，廉斯贫；为名者必让，让斯贱。」曰：「管仲之相齐也，君淫亦淫，君奢亦奢。志合言从，道行国霸。死之后，管氏而已。田氏之相齐也，君盈则已降，君敛则已施。民皆归之，因有齐国；子孙享之，至今不绝。若实名贫，伪名富。」曰：「实无名，名无实。名者，伪而已矣。昔者尧舜伪以天下让许由、善卷，而不失天下，享祚百年。伯夷叔齐实以孤竹君让，而终亡其国，饿死于首阳之山。实伪之辩，如此其省也。」

杨朱曰：「百年，寿之大齐。得百年者千无一焉。设有一者，孩抱以逮昏老，几居其半矣。夜眠之所弭，昼觉之所遗，又几居其半矣。痛疾哀苦，亡失忧惧，又几居其半矣。量十数年之中，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虑者，亦亡一时之中尔。则人之生也奚为哉？奚乐哉？为美厚尔，为声色尔。而美厚复不可常厌

足，声色不可常翫闻。乃复为刑赏之所禁劝，名法之所进退；遑遑尔竞一时之虚誉，规死后之余荣；偶偶尔顺耳目之观听，惜身意之是非；徒失当年之至乐，不能自肆于一时。重囚累梏，何以异哉？太古之人知生之暂来，知死之暂往；故从心而动，不违自然所好；当身之娱非所去也，故不为名所劝。从性而游，不逆万物所好；死后之名非所取也，故不为刑所及。名誉先后，年命多少，非所量也。」

杨朱曰：「万物所异者生也，所同者死也。生则有贤愚、贵贱，是所异也；死则有臭腐、消灭，是所同也。虽然，贤愚、贵贱非所能也，臭腐、消灭亦非所能也。故生非所生，死非所死；贤非所贤，愚非所愚，贵非所贵，贱非所贱。然而万物齐生齐死，齐贤齐愚，齐贵齐贱。十年亦死，百年亦死。仁圣亦死，凶愚亦死。生则尧舜，死则腐骨；生则桀纣，死则腐骨。腐骨一矣，孰知其异？且趣当生，奚遑死后？」

杨朱曰：「伯夷非亡欲，矜清之邮，以放饿死。展季非亡情，矜贞之邮，以放寡宗。清贞之误善之若此！」

杨朱曰：「原宪娶于鲁，子贡殖于卫。原宪之娶损生，子贡之殖累身。」「然则娶亦不可，殖亦不可；其可焉在？」曰：「可在乐生，可在逸身。故善乐生者不娶，善逸身者不殖。」

杨朱曰：「古语有之：『生相怜，死相捐。』此语至矣。相怜之道，非唯情也；勤能使逸，饥能使饱，寒能使温，穷能使达也。相捐之道，非不相哀也；不含珠玉，不服文锦，不陈牺牲，不设明器也。」

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。管夷吾曰：『肆之而已，勿壅勿阏。』晏平仲曰：『其目柰何？』夷吾曰：『恣耳之所欲听，恣目之所欲视，恣鼻之所欲向，恣口之所欲言，恣体之所欲安，恣意之所欲行。夫耳之所欲闻者音声，而不得听，谓之阏聪；目之所欲见者美色，而不得视，谓之阏明；鼻之所欲向者椒兰，而不得嗅，谓之阏颤；口之所欲道者是非，而不得言，谓之阏智；体之所欲安者美厚，而不得从，谓之阏适；意之所欲为者放逸，而不得行，谓之阏性。凡此诸阏，废虐之主。去废虐之主，熙熙然以俟死，一日、一月、一年、十年，吾所谓养。拘此废虐之主，录而不舍，戚戚然以至久生，百年、千年、万年，非吾所谓养。』管夷吾曰：『吾既告子养生矣，送死柰何？』晏平仲曰：『送死略矣，将何以告焉？』管夷吾曰：『吾固欲闻之。』平仲曰：『既死，岂在我哉？焚之亦可，沈之亦可，瘞之亦可，露之亦可，衣薪而弃诸沟壑亦可，衾衣绣裳而纳诸石椁亦可，唯所遇焉。』管夷吾顾谓鲍叔黄子曰：『生死之道，吾二人进之矣。』

子产相郑，专国之政；三年，善者服其化，恶者畏其禁，郑国以治。诸侯

悼之。而有兄曰公孙朝，有弟曰公孙穆。朝好酒，穆好色。朝之室也聚酒千钟，积曲成封，望门百步，糟浆之气逆于人鼻。方其荒于酒也，不知世道之安危，人理之悔吝，室内之有亡，九族之亲疏，存亡之哀乐也。虽水火兵刃交于前，弗知也。穆之后庭比房数十，皆择稚齿嫵媚者以盈之。方其耽于色也，屏亲昵，绝交游，逃于后庭，以昼足夜；三月一出，意犹未愜。乡有处子之娥姣者，必贿而招之，媒而挑之，弗获而后已。子产日夜以为戚，密造邓析而谋之，曰：「侨闻治身以及家，治家以及国，此言自于近至于远也。侨为国则治矣，而家则乱矣。其道逆邪？将奚方以救二子？子其诏之！」邓析曰：「吾怪之久矣，未敢先言。子奚不时其治也，喻以性命之重，诱以礼义之尊乎？」子产用邓析之言，因间以谒其兄弟，而告之曰：「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，智虑。智虑之所将者，礼义。礼义成，则名位至矣。若触情而动，耽于嗜欲，则性命危矣。子纳侨之言，则朝自悔而夕食禄矣。」朝穆曰：「吾知之久矣，择之亦久矣，岂待若言而后识之哉？凡生之难遇而死之易及。以难遇之生，俟易及之死，可孰念哉？而欲尊礼义以夸人，矫情性以招名，吾以此为弗若死矣。为欲尽一生之欢，穷当年之乐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，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；不遑忧名声之丑，性命之危也。且若以治国之能夸物，欲以说辞乱我之心，荣禄喜我之意，不亦鄙而可怜哉？我又欲与若别之。夫善治外者，物未必治，而身交苦；善治内者，物未必乱，而性交逸。以若之治外，其法可暂行于一国，未合于人心；以我之治内，可推之于天下，君臣之道息矣。吾常欲以此术而喻之，若反以彼术而教我哉？」子产忙然无以应之。他日以告邓析。邓析曰：「子与真人居而不知也，孰谓子智者乎？郑国之治偶耳，非子之功也。」

卫端木叔者，子贡之世也。藉其先赀，家累万金。不治世故，放意所好。其生民之所欲为，人意之所欲玩者，无不为也，无不玩也。墙屋台榭，园囿池沼，饮食车服，声乐嫔御，拟齐楚之君焉。至其情所欲好，耳所欲听，目所欲视，口所欲尝，虽殊方偏国，非齐土之所产育者，无不必致之；犹藩墙之物也。及其游也，虽山川阻险，涂径修远，无不必之，犹人之行咫尺也。宾客在庭者日百住，庖厨之下，不绝烟火，堂庑之上，不绝声乐。奉养之余，先散之宗族；宗族之余，次散之邑里；邑里之余，乃散之一国。行年六十，气干将衰，弃其家事，都散其库藏、珍宝、车服、妾媵。一年之中尽焉，不为子孙留财。及其病也，无药石之储；及其死也，无瘞埋之资。一国之人受其施者，相与赋而藏之，反其子孙之财焉。禽骨厘闻之，曰：「端木叔，狂人也，辱其祖矣。」段干生闻之，曰：「端木叔，达人也，德过其祖矣。其所行也，其所为也，众意所惊，而诚理所取。卫之君子多以礼教自持，固未足以得此人心也。」

孟孙阳问杨朱曰：「有人于此，贵生爱身，以薪不死，可乎？」曰：「理无不死。」「以薪久生，可乎？」曰：「理无久生。生非贵之所能存，身非爱之所能厚。且久生奚为？五情好恶，古犹今也；四体安危，古犹今也；世事苦乐，古犹今也；变易治乱，古犹今也。既闻之矣，既见之矣，既更之矣，百年犹厌其多，况久生之苦也乎？」孟孙阳曰：「若然，速亡愈于久生；则践锋刃，入汤火，得所志矣。」杨子曰：「不然，既生，则废而任之，究其所欲，以俟于死。将死，则废而任之，究其所之，以放于尽。无不废，无不任，何遽迟速于其闲乎？」

杨朱曰：「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，舍国而隐耕。大禹不以一身自利，一体偏枯。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，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。人人不损一毫，人人不利天下，天下治矣。」禽子问杨朱曰：「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，汝为之乎？」杨子曰：「世固非一毛之所济。」禽子曰：「假济，为之乎？」杨子弗应。禽子出语孟孙阳。孟孙阳曰：「子不达夫子之心，吾请言之。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，若为之乎？」曰：「为之。」孟孙阳曰：「有断若一节得一国，子为之乎？」禽子默然有闲。孟孙阳曰：「一毛微于肌肤，肌肤微于一节，省矣。然则积一毛以成肌肤，积肌肤以成一节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，奈何轻之乎？」禽子曰：「吾不能所以答子。然则以子之言问老聃关尹，则子言当矣；以吾言问大禹墨翟，则吾言当矣。」孟孙阳因顾与其徒说他事。

杨朱曰：「天下之美归之舜、禹、周、孔，天下之恶归之桀纣。然而舜耕于河阳，陶于雷泽，四体不得暂安，口腹不得美厚；父母之所不爱，弟妹之所不亲。行年三十，不告而娶。及受尧之禅，年已长，智已衰。商钧不才，禅位于禹，戚戚然以至于死。此天人之穷毒者也。鲧治水土，绩用不就，殛诸羽山。禹纂业事讎，惟荒土功，子产不字，过门不入；身体偏枯，手足胼胝。及受舜禅，卑宫室，美绂冕，戚戚然以至于死：此天人之忧苦者也。武王既终，成王幼弱，周公摄天子之政。邵公不悦，四国流言。居东三年，诛兄放弟，仅免其身，戚戚然以至于死：此天人之危惧者也。孔子明帝王之道，应时君之聘，伐树于宋，削迹于卫，穷于商周，围于陈蔡，受屈于季氏，见辱于阳虎，戚戚然以至于死：此天民之遑遽者也。凡彼四圣者，生无一日之欢，死有万世之名。名者，固非实之所取也。虽称之弗知，虽赏之不知，与株块无以异矣。桀藉累世之资，居南面之尊，智足以距群下，威足以震海内；恣耳目之所娱，穷意虑之所为，熙熙然以至于死：此天民之逸荡者也。纣亦藉累世之资，居南面之尊；威无不行，志无不从；肆情于倾宫，纵欲于长夜；不以礼义自苦，熙熙然以至于诛：此天民之放纵者也。彼二凶也，生有从欲之欢，死被愚暴之名。实者，固非名之所与也，虽毁之不知，虽称之弗知，此与株块奚以异矣。彼四

圣虽美之所归，苦以至终，同归于死矣。彼二凶虽恶之所归，乐以至终，亦同归于死矣。」

杨朱见梁王，言治天下如运诸掌。梁王曰：「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，三亩之园而不能芸；而言治天下如运诸掌，何也？」对曰：「君见其牧羊者乎？百羊而群，使五尺童子荷耒而随之，欲东而东，欲西而西。使尧牵一羊，舜荷耒而随之，则不能前矣。且臣闻之：吞舟之鱼，不游枝流；鸿鹄高飞，不集污池。何则？其极远也。黄钟大吕不可从烦奏之舞。何则？其音疏也。将治大者不治细，成大功者不成小，此之谓矣。」

杨朱曰：「太古之事灭矣，孰志之哉？三皇之事若存若亡，五帝之事若觉若梦，三王之事或隐或显，亿不识一。当身之事或闻或见，万不识一。目前之事或存或废，千不识一。太古至于今日，年数固不可胜纪。但伏羲已来三十余万岁，贤愚、好丑，成败、是非，无不消灭；但迟速之间耳。矜一时之毁誉，以焦苦其神形，要死后数百年中余名，岂足润枯骨？何生之乐哉？」

杨朱曰：「人肖天地之类，怀五常之性，有生之最灵者也。人者，爪牙不足以供守卫，肌肤不足以自捍御，趋走不足以从利逃害，无毛羽以御寒暑，必将资物以为养，任智而不恃力。故智之所贵，存我为贵；力之所贱，侵物为贱。然身非我有也，既生，不得不全之；物非我有也，既有，不得而去之。身固生之主，物亦养之主。虽全生，不可有其身；虽不去物，不可有其物。有其物，有其身，是横私天下之身，横私天下之物。不横私天下之身，不横私天下物者，其唯圣人乎！公天下之身，公天下之物，其唯至人矣！此之谓至至者也。」

杨朱曰：「生民之不得休息，为四事故：一为寿，二为名，三为位，四为货。有此四者，畏鬼，畏人，畏威，畏刑：此谓之逆民也。可杀可活，制命在外。不逆命，何羨寿？不矜贵，何羨名？不要势，何羨位？不贪富，何羨货？此之谓顺民也。天下无对，制命在内。故语有之曰：人不婚宦，情欲失半；人不衣食，君臣道息。周谚曰：田父可坐杀，晨出夜入，自以性之恒；啜菽茹藿，自以味之极；肌肉羸厚，筋节媮急，一朝处以柔毛终幕，荐以梁肉兰橘，心厌体烦，内热生病矣。商鲁之君与田父侔地，则亦不盈一时而惫矣。故野人之所安，野人之所美，谓天下无过者。昔者宋国有田夫，常衣缁黻，仅以过冬。暨春东作，自曝于日，不知天下之有广厦隩室，绵纁狐貉。顾谓其妻曰：『负日之暄，人莫知者；以献吾君，将有重赏。』里之富室告之曰：『昔人有美戎菽，甘枲茎芹萍子者，对乡豪称之。乡豪取而尝之，蜇于口，惨于腹，众哂而怨之，其人大惭。子，此类也。』」

杨朱曰：「丰屋美服，厚味姣色。有此四者，何求于外？有此而求外者

，无厌之性。无厌之性，阴阳之蠹也。忠不足以安君，适足以危身；义不足以利物，适足以害生。安上不由于忠，而忠名灭焉；利物不由于义，而义名绝焉。君臣皆安，物我兼利，古之道也。鬻子曰：『去名者无忧：』老子曰：『名者实之宾。』而悠悠者趋名不已。名固不可去，名固不可宾邪？今有名则尊荣，亡名则卑辱。尊荣则逸乐，卑辱则忧苦。忧苦，犯性者也；逸乐，顺性者也。斯实之所系矣。名胡可去？名胡可宾？但恶夫守名而累实。守名而累实，将恤危亡之不救，岂徒逸乐忧苦之间哉？」

卷第八说符篇

子列子学于壶丘子林。壶丘子林曰：「子知持后，则可言持身矣。」列子曰：「愿闻持后。」曰：「顾若影，则知之。」列子顾而观影：形枉则影曲，形直则影正。然则枉直随形而不在影，屈伸任物而不在我。此之谓持后而处先。

关尹谓子列子曰：「言美则响美，言恶则响恶；身长则影长，身短则影短。名也者，响也；身也者，影也。故曰：『慎尔言，将有和之；慎尔行，将有随之。』是故圣人见出以知入，观往以知来，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。度在身，稽在人。人爱我，我必爱之；人恶我，我必恶之。汤武爱天下，故王；桀纣恶天下，故亡，此所稽也。稽度皆明而不道也，譬之出不由门，行不从径也。以是求利，不亦难乎？尝观之神农有炎之德，稽之虞、夏、商、周之书，度诸法士贤人之言，所以存亡废兴而非由此道者，未之有也。」

严恢曰：「所为问道者为富。今得珠亦富矣，安用道？」子列子曰：「桀纣唯重利而轻道，是以亡。幸哉余未汝语也。人而无义，唯食而已，是鸡狗也。强食靡角，胜者为制，是禽兽也。为鸡狗禽兽矣，而欲人之尊己，不可得也。人不尊己，则危辱及之矣。」

列子学射，中矣，请于关尹子。尹子曰：「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？」对曰：「弗知也。」关尹子曰：「未可。」退而习之。三年，又以报关尹子。尹子曰：「子知子之所以中乎？」列子曰：「知之矣。」关尹子曰：「可矣；守而勿失也。非独射也，为国与身亦皆如之。故圣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。」

列子曰：「色盛者骄，力盛者奋，未可以语道也。故不班白语道，失，而况行之乎？故自奋则人莫之告。人莫之告，则孤而无辅矣。贤者任人，故年老而不衰，智尽而不乱。故治国之难在于知贤而不在自贤。」

宋人有为其君以玉为楮叶者，三年而成。锋杀茎柯，毫芒繁泽，乱之楮叶中而不可别也。此人遂以巧食宋国。子列子闻之，曰：「使天地之生物，三年而成一叶，则物之有叶者寡矣。故圣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。」

子列子穷，容貌有饥色。客有言之郑子阳者曰：「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，居君之国而穷，君无乃为不好士乎？」郑子阳即令官遗之粟。子列子出见使者，再拜而辞。使者去。子列子入，其妻望之而拊心曰：「妾闻为有道者之妻子，皆得佚乐。今有饥色，君过而遗先生食。先生不受，岂不命也哉？」子列子笑谓之曰：「君非自知我也。以人之言而遗我粟，至其罪我也，又且以人之言，此吾所以不受也。」其卒，民果作难而杀子阳。

鲁施氏有二子，其一好学，其一好兵。好学者以术干齐侯；齐侯纳之，以为诸公子之傅。好兵者之楚，以法干楚王；王悦之，以为军正。禄富其家，爵荣其亲。施氏之邻人孟氏同有二子，所业亦同，而窘于贫。羨施氏之有，因从请进趋之方。二子以实告孟氏。孟氏之一子之秦，以术干秦王。秦王曰：「当今诸侯力争，所务兵食而已。若用仁义治吾国，是灭亡之道。」遂宫而放之。其一子之卫，以法干卫侯。卫侯曰：「吾弱国也，而摄乎大国之间。大国吾事之，小国吾抚之，是求安之道。若赖兵权，灭亡可待矣。若全而归之，适于他国，为吾之患不轻矣。」遂刖之，而还诸鲁。既反，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让施氏。施氏曰：「凡得时者昌，失时者亡。子道与吾同，而功与吾异，失时者也，非行之谬也。且天下理无常是，事无常非。先日所用，今或弃之；今之所弃，后或用之。此用与不用，无定是非也。投隙抵时，应事无方，属乎智。智苟不足，使若博如孔丘，术如吕尚，焉往而不穷哉？」孟氏父子舍然无愠容，曰：「吾知之矣。子勿重言！」

晋文公出会，欲伐卫，公子锄仰天而笑。公问：「何笑？」曰：「臣笑邻之人有送其妻适私家者，道见桑妇，悦而与言。然顾视其妻，亦有招之者矣。臣窃笑此也。」公寤其言，乃止。引师而还，未至，而有伐其北鄙者矣。

晋国苦盗。有郄雍者，能视盗之貌，察其眉睫之间，而得其情。晋侯使视盗，千百无遗一焉。晋侯大喜，告赵文子曰：「吾得一人，而一国之盗为尽矣，奚用多为？」文子曰：「吾君恃伺察而得盗，盗不尽矣，且却雍必不得其死焉。」俄而群盗谋曰：「吾所穷者却雍也。」遂共盗而残之。晋侯闻而大骇，立召文子而告之曰：「果如子言，却雍死矣！然取盗何方？」文子曰：「周谚有言：『察见渊鱼者不祥，智料隐匿者有殃。』且君若欲无盗，若莫举贤而任之；使教明于上，化行于下，民有耻心，则何盗之为？」于是用随会知政，而群盗奔秦焉。

孔子自卫反鲁，息驾乎河梁而观焉。有悬水三十仞，圜流九十里，鱼鳖弗能游，鼃鼃弗能居，有一丈夫方将厉之。孔子使人并涯止之，曰：「此悬水三十仞，圜流九十里，鱼鳖弗能游，鼃鼃弗能居也。意者难可以济乎？」丈夫不以错意，遂度而出。孔子问之曰：「巧乎？有道术乎？所以能入而出者，何也

？」丈夫对曰：「始吾之入也，先以忠信；及吾之出也，又从以忠信。忠信错吾躯于波流，而吾不敢用私，所以能入而复出者，以此也。」孔子谓弟子曰：「二三子识之！水且犹可以忠信诚身亲之，而况人乎？」

白公问孔子曰：「人可与微言乎？」孔子不应。白公问曰：「若以石投水，何如？」孔子曰：「吴之善没者能取之。」曰：「若以水投水，何如？」孔子曰：「淄渑之合，易牙尝而知之。」白公曰：「人固不可与微言乎？」孔子曰：「何为不可？唯知言之谓者乎！夫知言之谓者：不以言言也。争鱼者濡，逐兽者趋，非乐之也。故至言去言，至为无为。夫浅知之所争者末矣。」白公不得已，遂死于浴室。

赵襄子使新稚穆子攻翟，胜之，取左人中人；使遽人来谒之。襄子方食而有忧色。左右曰：「一朝而两城下，此人之所喜也；今君有忧色。何也？」襄子曰：「夫江河之大也，不过三日；飘风暴雨不终朝，日中不须臾。今赵氏之德行无所施于积，一朝而两城下，亡其及我哉！」孔子闻之曰：「赵氏其昌乎！夫忧者所以为昌也，喜者所以为亡也。胜非其难者也；持之，其难者也。贤主以此持胜，故其福及后世。齐、楚、吴、越皆尝胜矣，然卒取亡焉，不达乎持胜也。唯有道之主为能持胜。孔子之劲，能拓国门之关，而不肯以力闻。墨子为守攻，公输般服，而不肯以兵知。故善持胜者以强为弱。」

宋人有好行仁义者，三世不懈。家无故黑牛生白犢，以问孔子。孔子曰：「此吉祥也，以荐上帝。」居一年，其父无故而盲。其牛又复生白犢，其父又复令其子问孔子。其子曰：「前问之而失明，又何问乎？」父曰：「圣人之言先违后合。其事未究，姑复问之。」其子又复问孔子。孔子曰：「吉祥也。」复教以祭。其子归致命。其父曰：「行孔子之言也。」居一年，其子又无故而盲。其后楚攻宋，围其城；民易子而食之，析骸而炊之；丁壮者皆乘城而战，死者太半。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。及围解而疾俱复。

宋有兰子者，以技干宋元；宋元召而使见。其技以双枝，长倍其身，属其胫，并趋并驰，弄七剑迭而跃之，五剑常在空中。元君大惊，立赐金帛。又有兰子又能燕戏者，闻之，复以干元君。元君大怒曰：「昔有异技干寡人者，技无庸，适值寡人有欢心，故赐金帛。彼必闻此而进复望吾赏。」拘而拟戮之，经月乃放。

秦穆公谓伯乐曰：「子之年长矣，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？」伯乐对曰：「良马可形容筋骨相也。天下之马者，若灭若没，若亡若失。若此者绝尘弭辙。臣之子皆下才也，可告以良马，不可告以天下之马也。臣有所与共担纆薪菜者，有九方皋，此其于马非臣之下也。请见之。」穆公见之，使行求马。三月而反报曰：「已得之矣，在沙丘。」穆公曰：「何马也？」对曰：「牝而黄。」

使人往取之，牡而骊。穆公不说，召伯乐而谓之曰：「败矣，子所使求马者！色物、牝牡尚弗能知，又何马之能知也？」伯乐喟然太息曰：「一至于此乎？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。若皋之所观天机也，得其精而忘其麤，在其内而忘其外；见其所见，不见其所不见；视其所视，而遗其所不视。若皋之相者，乃有贵乎马者也。」马至，果天下之马也。

楚庄王问詹何曰：「治国柰何！」詹何对曰：「臣明于治身而不明于治国也。」楚庄王曰：「寡人得奉宗庙社稷，愿学所以守之。」詹何对曰：「臣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，又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。故本在身，不敢对以末。」楚王曰：「善。」

狐丘丈人谓孙叔敖曰：「人有三怨，子之知乎？」孙叔敖曰：「何谓也？」对曰：「爵高者，人妒之；官大者，主恶之；禄厚者，怨逮之。」孙叔敖曰：「吾爵益高，吾志益下；吾官益大，吾心益小；吾禄益厚，吾施益博。以是免于三怨，可乎？」

孙叔敖疾，将死，戒其子曰：「王亟封我矣，吾不受也。为我死，王则封汝。汝必无受利地！楚越之间有寝丘者，此地不利而名甚恶。楚人鬼而越人禴，可长有者唯此也。」孙叔敖死，王果以美地封其子。子辞而不受；请寝丘，与之，至今不失。

牛缺者，上地之大儒也，下之邯郸，遇盗于耦沙之中，尽取其衣装车，牛步而去。视之，欢然无忧吝之色。盗追而问其故。曰：「君子不以所养害其所养。」盗曰：「嘻！贤矣夫！」既而相谓曰：「以彼之贤，往见赵君，使以我为，必困我。不如杀之。」乃相与追而杀之。燕人闻之，聚族相戒，曰：「遇盗，莫如上地之牛缺也！」皆受教。俄而其弟适秦。至关下，果遇盗；忆其兄之戒，因与盗力争。既而不如，又追而以卑辞请物。盗怒曰：「吾活汝弘矣，而追吾不已，迹将箸焉。既为盗矣，仁将焉在？」遂杀之，又傍害其党四、五人焉。

虞氏者，梁之富人也，家充殷盛，钱帛无量，财货无訾。登高楼，临大路，设乐陈酒，击博楼上。侠客相随而行。楼上博者射，明琼张中，反两榻鱼而笑。飞鸢适坠其腐鼠而中之。侠客相与言曰：「虞氏富乐之日久矣，而常有轻易人之志。吾不侵犯之，而乃辱我以腐鼠。此而不报，无以立谨于天下。请与若等戮力一志，率徒属必灭其家为。」等伦皆许诺。至期日之夜，聚众积兵以攻虞氏，大灭其家。

东方有人焉，曰爰旌目，将有适也，而饿于道。狐父之盗曰丘，见而下壶餐以哺之。爰旌目三哺而后能视，曰：「子何为者也？」曰：「我狐父之人丘也。」爰旌目曰：「嘻！汝非盗邪？胡为而食我？吾义不食子之食也。」两手

据地而欧之，不出，喀喀然，遂伏而死。狐父之人则盗矣，而食非盗也。以人之盗因谓食为盗而不敢食，是失名实者也。

柱厉叔事莒敖公，自为不知己，去，居海上。夏日则食菱芰，冬日则食橡栗。莒敖公有难，柱厉叔辞其友而往死之。其友曰：「子自以为不知己，故去。今往死之，是知与不知无辨也。」柱厉叔曰：「不然；自以为不知，故去。今死，是果不知我也。吾将死之，以丑后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。」凡知则死之，不知则弗死，此直道而行者也。柱厉叔可谓怱以忘其身者也。

杨朱曰：「利出者实及，怨往者害来。发于此而应于外者唯请，是故贤者慎所出。」

杨子之邻人亡羊，既率其党，又请杨子之竖追之。杨子曰：「嘻！亡一羊，何追者之众？」邻人曰：「多歧路。」既反，问：「获羊乎？」曰：「亡之矣。」曰：「奚亡之？」曰：「歧路之中又有歧焉，吾不知所之，所以反也。」杨子戚然变容，不言者移时，不笑者竟日。门人怪之，请曰：「羊，贱畜；又非夫子之有，而损言笑者，何哉？」杨子不答。门人不获所命。弟子孟孙阳出，以告心都子。心都子他日与孟孙阳偕入，而问曰：「昔有昆弟三人，游齐鲁之间，同师而学，进仁义之道而归。其父曰：『仁义之道若何？』伯曰：『仁义使我爱身而后名。』仲曰：『仁义使我杀身以成名。』叔曰：『仁义使我身名并全。』彼三术相反，而同出于儒。孰是孰非邪？」杨子曰：「人有滨河而居者，习于水，勇于泅，操舟鬻渡，利供百口。裹粮就学者成徒，而溺死者几半。本学泅，不学溺，而利害如此。若以为孰是孰非？」心都子嘿然而出。孟孙阳让之曰：「何吾子问之迂，夫子答之僻？吾惑愈甚。」心都子曰：「大道以多歧亡羊，学者以多方丧生。学非本不同，非本不一，而末异若是。唯归同反一，为亡得丧。子长先生之门，习先生之道，而不达先生之况也，哀哉！」

杨朱之弟曰布，衣素衣而出。天雨，解素衣，衣缁衣而反。其狗不知，迎而吠之。杨布怒，将扑之。杨朱曰：「子无扑矣！子亦犹是也。向者使汝狗白而往，黑而来，岂能无怪哉？」

杨朱曰：「行善不以为名，而名从之；名不与利期，而利归之；利不与争期，而争及之；故君子必慎为善。」

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，燕君使人受之，不捷，而言者死。燕君甚怒，其使者将加诛焉。幸臣谏曰：「人所忧者莫急于死，己所重者莫过乎生。彼自丧其生，安能令君不死也？」乃不诛。有齐子亦欲学其道，闻言者之死，乃抚膺而恨。富子闻而笑之曰：「夫所欲学不死，其人已死而犹恨之，是不知所以为学。」胡子曰：「富子之言非也。凡人有术不能行者有矣，能行而无其术者亦

有矣。卫人有善数者，临死，以决喻其子。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。他人问之，以其父所言告之。问者用其言而行其术，与其父无差焉。若然，死者奚为不能言生术哉？」

邯郸之民以正月之旦献鸠于简子，简子大悦，厚赏之。客问其故。简子曰：「正旦放生，示有恩也。」客曰：「民知君之欲放之，故竞而捕之，死者众矣。君如欲生之，不若禁民勿捕。捕而放之，恩过不相补矣。」简子曰：「然。」

齐田氏祖于庭，食客千人。中坐有献鱼雁者，田氏视之，乃叹曰：「天之于民厚矣！殖五谷，生鱼鸟以为之用。」众客和之如响。鲍氏之子年十二，预于次，进曰：「不如君言。天地万物与我并生，类也。类无贵贱，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，迭相食；非相为而生之。人取可食者而食之，岂天本为人生之？且蚊蚋嚼肤，虎狼食肉，非天本为蚊蚋生人、虎狼生肉者哉？」

齐有贫者，常乞于城市。城市患其亟也，众莫之与。遂适田氏之厩，从马医作役而假食。郭中人戏之曰：「从马医而食，不以辱乎？」乞儿曰：「天下之辱莫过于乞。乞犹不辱，岂辱马医哉？」

宋人有游于道、得人遗契者，归而藏之，密数其齿。告邻人曰：「吾富可待矣。」

人有枯梧树者，其邻父言枯梧之树不祥，其邻人遽而伐之。邻人父因请以为薪。其人乃不悦，曰：「邻人之父徒欲为薪而教吾伐之也。与我邻，若此其险，岂可哉？」

人有亡鈇者，意其邻之子，视其行步，窃鈇也；颜色，窃鈇也；言语，窃鈇也；动作态度，无为而不窃鈇也。俄而扣其谷而得其鈇，他日复见其邻人之子，动作态度无似窃鈇者。

白公胜虑乱，罢朝而立，倒杖策，辍上贯颐，血流至地而弗知也。郑人闻之曰：「颐之忘，将何不忘哉？」意之所属箸，其行足蹢株埒，头抵植木，而不自知也。

昔齐人有欲金者，清旦衣冠而之市。适鬻金者之所，因攫其金而去。吏捕得之，问曰：「人皆在焉，子攫人之金何？」对曰：「取金之时，不见人，徒见金。」